



文藝生活叢書

書

司馬

轉形

形 轉

作 森 文 馬 司

行 印 社 版 出 獻 文 林 桂

中華民國卅一年四月版

文藝生活叢書

第二種

司馬文森主編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轉形

司馬文森作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一〇一號

印	發	發
刷	行	行
者	者	人
國	文	夏
光	獻	雪
印	出	清
刷	版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每冊定價三元

外埠加郵費

序

繼「天才的悲劇」後，我寫了另一個中篇「轉形」。這是我早就計劃定的，三個中篇中的第二個。

我在極度震奮中完成了「天才的悲劇」：因為「文藝陣地」催稿催得急，就倉忙的繕好發出。半個月後，我接到適夷兄從上海寄來的航空信，他祝賀我的成功，并備第二個中篇能夠早點寫出，因為他打算取消「粵北散記」，改稱為「人物誌」連載下去。那時我是那樣地忙，辦公廳和瑣碎紛什的事務，消耗了我大部份精力，使我無法集中精神來構思，進行較大規模的零碎題材的組織工作。雖然印在我腦子里的人物都是活的，故事也是現成的，我所熟識的。要是沒有經過一番慎密的組織，我想就是寫出來了也一定失敗的。爲了這個原因，我沒有很快就動手，我始終猶豫着：是不是已經到了該動手的時期了。到適

夷兄第二次催稿信到，我才動手，因為我覺得那時已經稍爲有點把握了。但是悲哀得很，寫出來的東西竟同我所計劃的兩樣，我只寫出它中間的一小段，就再也沒有勇氣寫下去了。那時我給這個殘廢兒子，起了個題名叫「善良的將軍」，就寄出去，并且不久也發表了。

我不喜歡「善良的將軍」，將軍實在是善良的，仗也的確是打敗了，他嘆息他命運的暗淡，他後悔，他絕望，但是給我們讀者的東西實在是太少了。當他們讀完了它時，會感到多麼的不滿足啊！陰冷而且灰心，我決心不再零碎的把剩餘的材料寫出來。「有一天」，我想，「我要痛快的來寫它。」

這樣，「痛快」的一天到了。忽然有人在報屁股上說我已走了歪「路」，說我除了「賣弄」「技巧」外，已經沒有東西寫了，從半個批評家搖身一變而爲完全讀者的某先生，并且指明要我公開答覆：「爲什麼要那麼寫？」朋友們希望我能答覆，我也答覆了，但是我覺得還不妥，最好的答覆是用具體的工作

。於是我就把這久已擱置不動的工作，重新恢復起來，於是我就按着計劃寫下「轉形」的第一段，重新把「善良的將軍」改寫過，又在半個月中完成三四兩段。等到我發覺我那章擬初稿用的一本拍紙簿，已經剩得不多了，我才知道自己已經把一件叫人担心的累贅工作完成了。這是我近年來最痛快的一件事。

在「粵北散記」和「一個英雄的經歷」兩個筆記中，我零碎的寫下了南戰場的一些悲慘的英雄的事跡，我寫了敵人施加於我們的迫害，和廣大民衆士兵的覺醒，然而都是一些比較零碎的斷片，到「天才的悲劇」，我才決定把胆子放大一點來寫，於是就開始企圖較有組織，有計劃的來寫一點不完全是零碎斷片的東西了。這一個企圖在「天才的悲劇」中已部份的達到，在那兒我寫了一個在工作中的智識份子，他的優點和缺點。除此而外，我還企圖着指出南戰場（同樣現象也許不只有戰場才存在着。）初期失敗的某一部份內的原因。我寫「轉形」的企圖，比之在寫「天才的悲劇」時還要大。過去我所寫的東西，只限

於零碎的點綫而不是完整的面，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只能做到表現在整個大海中的某一點小浪洶而已，在這兒，我要的已不是那小小的浪泡，我要表現着整個咆吼着的海洋。

記得當我在擬「轉形」的寫作計劃時，我寫在練習本子上的第一句話是「南綫——從潰退到反攻」，這句話後來就成了這個中篇小說的整個中心。在這兒，我企圖寫下南戰場在戰事發動初期可悲的潰敗原因，它底軍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寫下一枝內部復什，紛擾，腐敗，但却會建有革命的傳統精神的舊軍隊，他們怎樣在優越的敵人進攻之下潰退了，怎樣深省着，實行大胆而公正的改造，因而得不被敵人消滅，甚至於能阻止他們的進攻，澈底的把他們的打擊粉碎！我要寫着這一個「從潰退到反攻」的全部過程，雖然這一復什的內容，絕不是這一點點篇幅所能容納得了的。談到表現的形式問題，它和「天才的悲劇」有若干的共同點，都是以一個人物為中心，整個故事是圍繞着這個人物，隨

着這個人物而發展的。在「天才的悲劇」中主角是尙仲衣教授，在「轉形」里是徐漢東將軍，他們同樣是屬於所謂良善的正面的人物，都是可愛的，值得我們加以讚揚的。他們雖都各有各的弱點，但也各有各的優點，都想學好，都要求進步。不過結局却不同，一個使我們流淚，另一個使我們感奮，只要這個抗戰能夠取得最後勝利，我們能順利的建立起新民主的中國，這兩個作品中主角的人格，將永遠是隨着燦爛的曙光閃爍不朽。

我沒有野心使自己成爲一個「史家」，雖然我所寫的都是我們抗戰史的一部份；但我也不能不顧意對我們的歷史說謊。替將軍們寫起居注的風氣現在雖然已不怎樣成爲時尚了，但在作品中這樣的來描寫某將軍的不朽事跡，仍然不免有點嫌疑，因此我又都使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概穿起偽裝來，雖然他們都實有其人，是活生生的人物，連作品中的地名也一樣。爲什麼呢？因爲我寫的只是小說，而不是「史記」。我之寫這些事跡，寫這些人物，不是爲了稱讚或攻訐

某一件事某一個人而發的，而是爲了自己推說不了的工作上的義務。作品算完成了，我的義務也盡了，寫得好不好只得讓讀者去說了，因爲道不是我的義務。

十一，十五。

轉 形

有一個叫做模雄的軍官，靠了他的人品和顯赫的戰功，剛好被任命為師長不久，旋又擢昇為軍長了。不過，他不願放棄他平日率領慣了的「常勝」部隊，因此他還兼了那一個師的直率長官，帶領他的一萬二千個子弟。

他帶領的這一枝隊伍，是號稱為常勝的鐵的部隊，它的主要特點是：打仗不怕死，能狠命的衝。據說有一次他們和二倍於自己的敵人接觸，打了兩個半鐘頭還不分勝負，統率者給些膠峙形勢擾的不耐煩了，於是就下令衝鋒。士兵聽到衝鋒號都紛紛的上了刺刀，並且不顧生死的衝上去。佔優勢的敵人，看見這隊不怕死的鐵打的漢子朝自己衝來，果然胆寒而潰。但是，他們衝的太猛了，竟不讓敵人來得及退走，就直衝進他們的後方，以兩個鐘頭的時間衝了四十里。當他們衝得疲了，在前面已看不見一個敵兵了，才知道自己因為衝得

太猛的原故，竟使敵人落了後。而結果就被反包圍住，消滅了大部份隊伍。另一個特點是軍風紀的極端惡劣。不過憑了他們第一個特點，已足夠使這枝隊伍成了有名的常勝部隊了，並替我們遣一位叫模雄的將軍賺來了這個顯赫的職位。

二十七年十月初，他從自己的防區到省會來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同時，並代表全師弟兄接受最高軍事當局的榮譽獎狀。儀式舉行過後，接連着來的就是無數次大小宴會，這種宴會從舉行儀式的那一天起，一直連續到第五天。在過度的饗養中，誰願意有什麼不如意事情發生？但是，怪得很，有一個很不如意的事情却偏偏在這時候發生了。這時，在這位新貴統率的那枝常勝部隊中，忽然發生了一個大變動。由於這一個變動，使當時敵我的軍事形勢僅在兩個星期後，就整個的改觀了。

原來，我們這一枝常勝部隊，因為有了常勝的信譽，各方面都很倚重它，從戰事發生以來，在這一條凡是有什麼重要任務，都是派它們去担任。而在當

時最高軍事當局交給這一線軍事長官負責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防衛海岸，阻止敵人登陸企圖。模樁接受了這一個任務，把他的全部兵力，都配置在沿海的幾個重要去處，監視着敵人的行動，並給企圖登陸者以重大打擊。他們駐紮在那兒已經有一年多了，其間也曾打退過好幾次企圖登陸的敵人。因為他們在那兒住的時間長，各方面情形都熟識，又受了當地一般商人不良習氣的影響，慢慢的也想來做騙生意。開頭只是那下級軍官，偷偷摸摸的去和商人合着股做一點買賣，後來中級軍官也參加了，到最後風聲擴大了，就由上級長官自己來統辦，而規模也因之一天大似一天了。

他們做一些什麼生意呢？主要的是鴿。怎樣做法呢？先用最底賤價嚮民間去收買，有時也以緝私名義把商人企圖私自運出的鴿拿來充公，然後用自己的軍用卡車裝載着，趁他個三更半夜，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運到海岸去。在那兒，他們早設好了半公開的營業機關，並且開闢有秘密碼頭和堆棧，有一個自

稱是香港來的商人，就經常的住在那營業處里，接收了這一大宗一大宗的錫，再從一隻秘密兵船上（到底是那一國的，他們可以暫時不管，其實也早就懶得去管了），運下大批布匹和日常用品。於是一批批規模不算小的買賣，就在這種場合底下成交了。買賣成交後，商人把錫般上秘密兵船，軍官也用軍事卡車運走了那堆着像山一樣的日用品布匹。至於他們兩方面拿了這批貨物後怎樣去處置，却很少有人知道，只見市面上不斷有便宜貨拋出，到海關去查也不見有這類貨物進口的報告；在敵人的軍火原料庫里，也不斷有了新的原料堆進。

大規模的私運從極度的秘密變成半公開的了。軍用卡車一天一天的損壞下去，而中上級軍官的腰圍却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從前只有一個老婆的，現在起碼也要有兩三個，而且非女學生不要；從前是騎馬或者只能跑馬的，現在也改坐了流線型的汽車。就運動務兵手上也開始有了金戒子出現。

人說飽暖思淫慾。就是當兵受過訓練的也還是人。因此這批被走私養肥了

的軍官，開始對他的單調的軍人生活表示厭倦了，於是乎「假」風氣便蔓延一樣的熾盛，他們常常是無原無故的，或者故作推辭的溜到省會去，大吃大喝，叫女人到大旅館里去，等到把他們的荷包傾囊精光了，才規規矩矩的回防地去，重新做他們那用不著花大本錢的生意。結果是，士兵懶得有人去管，弄的和老百姓關係越來越惡劣；敵人也長久的沒有消息，據說是被這個常勝的鐵之部隊威壓住了不敢來，結果是天下太平，大家做生意萬歲！

有一天，就是模雄將軍正在大規模歡宴他的友僚的第三天，那個自稱是香港來的商人又出現了。他通知這一邊說：在這一兩天之中他們需要極大量的鎊，能弄到越多越好，至於交換條件，可以比前幾次更優待一點。當天晚上，那已熟識了的祕密兵船，就又出現了，這一次在數量上比前幾次略為多點，約有三艘左右，懶洋洋的停泊在海面上沒有一絲惡意。關於這數量突然增加的原因，據那商人的解釋是：因為運來的洋貨實在太多了，只用一艘船無論如何是

還不了的。這一邊，像這樣情形本來是看慣了的，並且他們也極有自信，以為敵人已早就被威壓住了，無論如何是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也就相信了。並且叫他耐心的等一下，錫大概在晚上就可以運來，因為都是現成的，一個電話就可以來的，數量也不會太少。果然在第二天黃昏的時候，成百輛運錫卡車就在通到海岸去的公路上出現了，衛兵在圖卡邊上搖着紅旂子問：

「什麼東西？」

「軍用品，師部來的。」坐在司機旁邊的那個軍官答。

於是綠旂子又搖了起來，衛兵班長說：

「可以通過！」

香港來的商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了一批工人，已先在那兒等着了。爲了酬答大家的盛意，他就在營業處附近的一所堆棧里，設下豐富筵席。他對那些押載的士兵和司機說：

「老兄們辛苦了，歇息歇息，我這兒準備着請大家喝盃清酒，小意思。」

於是，這一批辛苦而且飢餓了的人，就被香港來的人接近席間去，開始他們從來沒有過的饗餐，在外面香港商人找來的工人就進行點查工作，並且搬下車上的所有貨物。

香港來的商人，一邊勸着大家的酒，一邊安慰着說道：

「各位老兄，酒菜辦得不好，請勿見怪，這不過是表示小弟的一點小意思罷了。你們實在是太辛苦了，該好好的休息休息，我斷不難為大家，包管你們在天亮前就能夠動身回去。來罷，我祝大家健康，乾一盃！」

大家原本就無所謂，來當兵還怕辛苦嗎？可是經過人家這麼一提，倒也覺得真的辛苦起來了。「這樣辛苦，爲的是什麼？他媽的，來，乾一盃！」酒是上等的，菜也很豐富，而且勸的人又是那麼懇切，還不來個盡歡而散？真太辜

負這一個壓了。於是乎，不一會全場就全爲乾盃和猜拳聲所窒息了，一個鐘頭後，大家就都不自主的醉倒了。

就在這時，祕密兵艦上也大忙特忙起來了，雖然他們不會放探照燈，也不會點亮上面的燈光，表面看來是一點變動也沒有，仍是那麼溫馴忠厚的隱伏在夜色中。但，只要你不是個傻子，你就可以隱隱的聽到那些夾什在波濤聲中的，起重機開關的聲音。到了將近四更鼓時候，就有幾隻電艇急急的朝碼頭駛來，電艇上坐着約三百個便裝人，但是却都有了武裝。他們毫不受抵抗的，因爲人家以爲他們是來起貨的工人，就上了岸，並且馬上去佔據營業處、岸上的砲壘，還有碼頭全部；另一批人就直衝進醉倒着人的屋里去，把他們一個個的捆縛起來，同時大批運輸艦也在海岸上出現了。這是一個「無聲」的佔領，沒有發一顆子彈，沒有殺傷一個人的性命，只是略施了一點狡計，就給敵人造了一個非常之可怕的缺口了。

碼頭佔領和肅清工作很快便完成了，跟着敵人的前頭部隊，就坐上我們剛剛運錫來的，還沒休息好久的軍用卡車，配合它的輕騎隊向淡泗城駛去。

守衛在淡泗城中的中國士兵，在濃濃的夜色中看見一長串卡車開着來，他們都認識了這在飛跑着的卡車的聲音，以為是自己的，也不加查問就放它們進城去。一進了城，這一隊來由不明的敵人，就去進攻兵營，另一部份來不及給我們有喘息準備的機會，就乘夜直撲惠城去。當敵人已進了城，城中的一切還在靜謐之中，士兵們在熟睡中，長官還有許多逗留在他的情婦家裏的。當他們聽見槍聲，喊殺聲，剛來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圍困或繳去武裝；倉皇突圍而出的，也是殘缺不全，不是僅帶着槍沒帶刺刀的，便是只穿褲子沒穿上衣，情形是那樣的叫人哭笑不得。

戰事發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丟了兩個，師部還不知道。當他們知道了，想指揮自己的部隊作戰，却臨時發生了參謀找不到參謀長，參謀長又找不

到師長。上面情形如此，下面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了；於是連長找不着營長，營長用電話去請示團長，却說團長上省城去了，還沒回來。有些隊伍已經和敵人接觸了，但是他們的情形也是很可悲，常常是當甲營遭受攻擊，向乙營去求救，乙營說沒接到上峰命令不肯來；當乙營一受攻擊了，丙營也顧自地開着退却了。

就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我們這個常勝的鐵的部隊給打敗了。他們情緒極端沮喪地，從海岸上，從他們守衛多時的防地，沒經怎樣抵抗，丟掉一切供給，一溜的溜了下來。一個抗戰史上可恥的戰役，也就這樣開始了。

當戰事以絕望的姿勢，一直發展到贛州外圍，並且從敵人在很短時間內，對它取了一個大包围形勢的時候，我們那位雄據南方戰線的最高軍事負責人徐漢東將軍，就完全露着他的焦躁和不安了。他知道敵我力量在這線上對比

，是相差得很遠的，他也深知情況是在朝惡劣，絕望的踏走；但是他總讓它這樣發展下去嗎？人家對他的期望是那麼地大，那麼地切，他現在經過着一個難以補習的困難，他却不應去辜負人家的期望。雖然這個期望要付了一個很大的代價，甚至必須付出他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的。因此，當戰事一開始，當戰事到了以絕望姿態垮下來，他就儘可能的設法來挽救這危局。他一面向中央請派增援部隊，另一面就把自己所有的隊伍，連預備隊、訓練未成熟的新兵都調上去。但是由於力量對比實在太差，且敗象已成，有些部隊特別是那些訓練未成熟的新兵，未經怎樣打就垮了。贛州，這個被全國，不，全世界所注目的城市，就不得不因此而遭遇到它最後命運的試驗了。

當石龍和福和相繼失守的時候，徐將軍覺得大勢已經去了，死守這個圍城也無補於整個大局，因此就緊急的作了撤退部署；他一面命令他的直率部屬撤到北江新根據地去，另一面召集市內的憲兵司令和警察局長來交代。當他們到

了總司令部的時候，他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辛酸和感慨，但是他還不得不把實際情況，懇切地對這兩位僚屬說道：

「我想不用怎樣說，你們已經知道我的意思了。這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情形，是十二萬分緊急的，我本來有和這個城市共存亡的決心，但是作爲負責一方戰線軍人的責任不允許我。因此我不能不作撤退的部署，須知我們這一次的戰爭是持久的戰爭，決定敵我的勝敗，決不在一兩個大城市的得失。現在，我把贛州市交給你們兩位負完全責任，等我走後看情形做事，能守就守，守一天算一天，預料不久我們的援兵能從鐵路線開到。如果守不住就把全市重要建築物炸毀，於取得敵人的相當代價後，相機撤退，有事情可到清源找我，我在那兒指揮作戰。……」

憲兵司令和警察局長剛剛退出去，隨從的僚屬就接着進來報告，參謀處的官員報告的是：失掉聯絡的那幾師部隊，依然無法把關係接好，他們的電台也

許於倉皇中失掉了，再不然就是被炸毀，已經有兩天沒有接到他們拍來的電報，打去的也茫無回音，因之對於他們現在的處境，移動地位，也無從知道。有許多作戰命令也因同樣的原因發不出去。

徐將軍沉着的，但即時時現着焦躁不安的神氣，蹙着眉靜聽着這些令人喪氣的報告。有時當對方的報告快要停止，就又從旁插進一兩句去問，或者提出什麼新問題來。前三天因為局勢急劇的趨於惡化，他爲要挽回這句已成絕境，曾將自己最親信的一位將軍派去做前敵總指揮。他負的任務非常重大，權力也很大，可以隨意而不經總部的同意指揮調動任何部隊作戰，可以隨意改變境的需要撤換或扣留作戰不力的軍官。他對於這樣的一個地位，原已付了非常之大的期望的，他深望的相信他能在他這時所必需的助力。但是有人出於後，⁹到現在已經兩天了，除了接到他前道報告行程和前方情況惡化的電報，再也得不到什麼消息了，雖然他在這時又對報告者提起他，但是這這人。

這一樣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答得很簡統，並且僅只有這麼幾句：聽究他本同樣混亂情形底下，找不到歸他指揮的隊伍，因此現在已把前敵總指揮部，暫時的搬到西江去了。

參謀處官員剛剛報告完畢，鞠躬着退出去，就有另一個高級僚屬追來。他是送了剛剛接到的幾件火急電報來的。他根據了那些電報作了如下一個極其短的報告。他說：新調去增援顧和綏的部隊，已經擋不住敵人了，現在正在後移動中，曾有急電來請求增援，但是我們已無兵可派了。……

徐蔭軍把頭低着，面上的皺紋和憂愁，隨着戰況的惡化增多了。他這幾天來常常失眠，每天無法使自己休息在四個鐘頭以上，很少說話，性情也變得十分的暴躁，容易發脾氣，而且慢慢的又變得對誰都不信任了。他可以說是一個最肯相信幹部的主管人員了，但是這一次的大爛污，却恰恰又折在他平時認為最得力，最可信任的幹部身上。但他相信命運不會對他太殘酷的，因此每一次

當他得到一種不怎樣好的情報時，他就會焦急的走去檢閱他那掛在牆壁上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在那上面，已經有好些地方被用紅藍筆交互地劃着，像是兩枝飛箭指向了贛州這個紅色的大圓圈。這兩枝箭頭每一小時都在向前移動着，慢慢的已經到了和這個大圓圈距離得非常之迫近了。他是多麼希望這箭頭能夠回轉頭，指向敵人登陸的地方，然而也不過是一種希望罷了。當前線的戰事剛剛發動，他還不敢相信敵人的企圖是在於佔領這個大城市，他們也許沒有那胆量。但是當他從整個戰局形勢的發展，參照着各方面來的情報，他已能作這樣的判斷，敵人的企圖顯然是進攻贛州，進攻這個會掌握有一條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掌握有四千多萬民衆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命運的南方壁壘。敵人胆量的大，進展的神速，都出了他意料之外，因此當他每次去檢閱軍事地圖，這箭頭的飛躍發展，總使他吃驚，不敢相信，以爲是人家故意在和他開玩笑，他有意的使自己相信局勢雖然嚴重，但實際上絕不如人家所想像的

那樣嚴重。但是當他在這時，再去詳細的檢閱着地圖時，却突然的發覺了兩枝箭頭已完全的套上這紅色圓圈了，而人家還在這樣的告訴他：我們還在繼續潰着。這給他的打擊是那麼地大，好像自己剛從夢中醒轉來似的。

「要是我們這時有兩個師的生力軍，不用多，只要有兩個師就是夠了。」他想着。「就可以安心，就可以把敵人趕下海去，而贛州也就可以守住了。」在辦公室中他開始背着手，焦躁而又不安的踱起步來。「但是，我們卻沒有，現在沒有，再過一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集中在江西，在武漢外圍，他們在那兒進行着另一個保衛戰。……」

他沉悶的嘆息着，深怪自己過去太大意了，不應該這樣輕敵，甚至於懷疑自己已被某國人出賣了。爲什麼這樣蠢啊，要相信人家的情報；日本人因爲怕在華南和×國引起正面衝突，已答應不在這兒登陸了，不過要有一個交換條件，那就是某國不得干涉他們進攻武漢。××總督會把這個情報告訴他，且親

自對這邊的代表提出保證，曠州儘可以安心，它是和放在保險箱里一樣安全的。「要是敵人當真來進攻呢？」「X國一定出兵干涉。」就這樣，我們把大部份兵力轉調到江西參加武漢保衛戰去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們使邊防的防務空虛起來了。誰都想不到當敵人正陷於武漢外圍的泥沼時，會在這時出人不在意的組織一個大規模進攻。進攻已經開始了，且進行得十分順利，但是X國，那個曾經向這邊保證過的X國，除了那空頭的抗議外，反而比平常時更沉默了。到這兒他才想起一句話，帝國主義只有利害，是沒有所謂信義。

他差不多是成天都在煩躁緊張中過生活，因此感到這時就微微有點倦乏。只有在他把眼睛投向窗外，才能略略的使自己有了片刻的清醒。秋意已經深了，但在南方的季候還是溫暖的。窗外正是黑漆一片，燈光在室中亮着，不過在這時看來却覺得分外黯淡。這黯淡的蕭條的情境，加深他的倦意。他很想能在那沙發上靠一靠，雖然是極短極短的，但對於他身心疲勞的消解，却是很有用

處的。請想一想一個已經有四天沒有好好的閉下眼睛休息的人的情境罷。當他正要走近沙發的時候，忽然有一陣急促的皮鞋聲，從辦公室外一直響進來，他遲疑的站著傾聽，知道又有什麼要緊事情發生了。

「報告！」是外面的聲音。

「進來！」

「布簾一掀，一個上校級的官員走了進來。他的面孔緊張，精神亢奮，氣色驟無大變，卻掩不住心中的慌張。他向徐將軍鞠了一躬，來不及等對方動口就走近去，用急遽的但又低微的聲音報告道：

「據前方確實的報告，敵人已進抵臨贛四廿二公里了。現在市內可聞清蒼砲聲。」

徐將軍聽了這消息，並不慌張，他早已料到會有這麼一天的，只本能地把眼睛掉向壁上掛着的軍用地圖，好像只有它才能證實這些話是否可靠似的。不

過他馬上就又明白，這件事從那上面是得不到什麼說明的。於是，他把頭重又回轉來，盯盯的注視着那個官員，似想從他面部的表情找出他是否正在對他撒謊。室內片刻地沉默着。

市內因為經過三天大疏散的關係，這時已變得沉寂了。沉重的砲聲開始隱隱的現着，不時劃着深秋的爽朗的空際，抖在人們心上。這聲音，他好像在十五分鐘前就已聽見了，但是爲什麼沒有想到這就是敵人的砲聲？要不是這位官員走來報告，他倒以爲是自己的。

那個官員仍舊在他面前站着，一言不發的靜候吩咐。徐將軍不知怎麼辦地沉默了一會，才突然的發現，他還在那兒站着。

「你老站着做什麼？出去通知大家，馬上準備出發，在廣場上集合，我隨後就來。」

那上校級官員把掛馬鞍的靴跟，「拍」的一聲靠攏來，鞠了一躬，剛想回

轉頭去，忽然又給叫住了。

「不要忘記把不必要的文件燒掉，連一片小紙條都不能留。還有其他有關於軍事秘密的東西，能帶就帶走，不能帶，就通通把它毀掉。」

「是。」

「現在，可以走了。」

徐將軍依戀地把辦公室內四週的東西看了一遍，好像他從來沒看見過似的。於是他有無限感慨地嘆了口氣，拿起電話機來就搖。……

集合在總部廣場外面的，一共只有四十幾個人，這一批官員是屬於要留到最後才撤退的一批，他們的眷屬和行李都在三天前先撤走了。在留下的時候，他們都曾下了決心，非等到敵人的威脅真正的到來了是決不走開的。離他們不遠地方，一字排的放着三輛汽車，開好了油門，正在悶窒的呻吟着。徐將軍在

衆人的期待中出現了，他面上很帶點憂鬱，但神氣却還是十分鎮定的。他像在搜索什麼似的，向大家默默的掃了一眼，覺得他要找的面孔都到齊了，於是便下令叫大家上車。參謀處的官員和副官們帶着一小部份衛隊，坐上最前面的一輛裝甲的軍用卡車，開動着駛出大門去，徐將軍偕政治部主任還有兩個侍從衛士，跟着也跨上一輛塗有防空色小汽車，最後跟着的又是一輛裝甲卡車，它滿滿的載着衛隊，機關槍口都對着外面，槍上好子彈。

這隊由三輛汽車組成的行列，在一分鐘後就開始在市內那已經變得非常之沉寂的街上出現，並且就迅疾地飛向市郊去。街燈還和往前一樣是黯淡沒有神氣，只是街上今夜却現得加倍的寂靜。要不是爲了戰爭的關係，在這時，雖然夜已經深了，在那黯淡的燈光下，沿着人行道，還會有動人的行列出現。人家稱她們爲夜行歌人，都是瞎子，三三兩兩的彼此攙扶着，一邊拉動弦琴，一邊映着喉管，夾什陰鬱的歌聲，在夜的街上迤邐而過。她們的數量是很多的，到

處都可以碰見。爲了她們，使這憂鬱的城市變的更加憂鬱了。但是在這時，我們的夜遊歌人到那兒去了呢？當這個城市正需要她們用那陰慘的歌喉，來哀吊的時候，都到那兒去了？也許都已隨着居民逃難去了。她們從小就依靠這個城市長大，也依靠着這個城市過污水一樣的生活。但是，現在就連她們也不得不暫時的藏起弦琴和喉管，離開這個生身養活的城市了。退却的行列，在靜寂中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却居然連一個便衣民衆也看不見，僅僅只有幾天光景，使這個曾經一度擁有五六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却撤得如此精光成了一個淒涼荒蕪的死城了。徐將軍有點感慨。但是當他再回頭去看那些散佈在馬路旁邊，或是防禦工事後面的，憲兵隊和警察大隊守兵的英俊的陰影時，心中却又騰起無限的喜悅，他感到這城市雖靜得怕人，但並不孤獨。

「大勢真的去了嗎？」他暗暗的問着自己，遂又替自己下了解答。「不，在我們市內還留着成萬人，他們也許能最後的挽回這個城市的命運。」

他覺得安心了，好像這個城市已被這批武裝不十分整齊的人保衛住，敵人已給打跑了。

當這三輛飛疾的汽車剛剛馳出市郊，市區內的轟炸聲便起了，火煙高高的冒上天空，把天際瀰漫着。

「他們已開始在破壞了，」徐將軍想。「也許第一個被炸毀的，就正是海珠橋。」

當徐將軍這一個小行列，撤走不到三個鐘頭，市郊外就發現敵人的先頭部隊了。開始只是少數的騎兵隊，慢慢的就有大隊的坦克和步兵出現了。他們沿途似乎並未遇到怎樣強烈的抵抗，但是進行却仍舊是遲緩的，似乎處處都在提心吊胆，怕過於深入，上了人家的當。因此他們每當深入一段路後，就馬上進行大規模的搜索屠殺，搜索過後，把陣地穩定了，才又繼續推進。

留守在這個城市的憲兵和警察大隊，根據了兩面首腦部協議的結果，倉促的把陣地配置好了。協議內容如下：一、控制通西江後撤的鐵路和公路線。

二、分兩路抵禦敵人進攻，把憲兵隊伍配置在市區的第一道防綫，因為他們比較的有作戰經驗，訓練和武裝也較為完全，第二道防綫交警察大隊，第三道防綫才是壯丁隊（他們每三個人才有一枝槍，五十發子彈，不過臨時每人却加發了六顆手榴彈和一把大刀）。

這一個軍事配備是相當完全的，拿得穩能把先頭進犯的敵人擊潰的。但是當敵人一開始和他們接觸時，一件非常之不幸的事情，就在我們這一邊發生了。突然在我們內部發現有潰亂的現象，當這個現象還沒來得及撲滅，我們的守城隊伍已到了非潰退不可的絕望地步了。原來在這個城市中，平常時憲兵和警察因為爲了雙方權利上的爭執（比如煙，賭，娼等捐的爭收），彼此都會結下冤仇。也許是閑得無聊，兩方面的下級幹部便常常向對方找些小事來吵鬧，舉

一個例：某某人因犯禁褫警察局處以應得之懲戒後了事，事後給憲兵知道了，又要認爲是件嚴重到不可以「馬虎從事」地步，於是當事人在警察這邊雖挨罰款，又不得再到憲兵那兒去，也交了雙倍的罰款。反之，警察對憲兵的報復方法也是一樣。於是乎，市民們就常看見兩方面的武裝隊伍，在馬路上公然的彼此毆打，或者逮捕，事後談起理來，又各有各的理，連最高當局也不知怎樣處理好。雙方勢均力敵，又各有大靠山，便成了這解不開的永遠對峙局勢。多年來大家都沒有忘記要向對方討回這筆債。因此，這時雖然是大敵當前，也不得不找些小小的事情來吵鬧，因之這一場不致於如此悲慘的惡果，也就這樣的種下了。

先是敵人胆顫心驚的蹣跚而來，給守在第一道防線的憲兵隊槍口擋住了，警察大隊不知道是出於怎樣的一種存心，以描準極度不正確的錯誤姿勢，也把槍口拿去對住憲兵。結果是憲兵隊受不了前後夾攻，以「損失慘重」的口實，

一直撤到第三道防線，聯合壯丁隊也同樣的用警察大隊用過的老辦法來對付他們。下面的情形越鬧越糟，兩方面的中級幹部，都覺得像這樣胡鬧下去實在大成問題，於是就爭執起來，並且互斥對方之「不可寬恕」的錯誤。形勢顯然是越來越不妙了，而糾紛的結子却又越打越緊，到後來大家似乎都有了一種自覺，以為大敵當前，非把這糾紛了結不可，於是就相約着跑到城防的最高負責人那兒去理會。但是當他們剛剛走到，最高的負責人也已不知到那兒去了，一再的查問，打電話，都一樣的沒消息。沒辦法，他們只好又各自回轉去，眼白白的看着弟兄們在敵前自相殘殺，看着這個歷史的惡果慢慢的在成長。等敵人的前頭部隊已衝進了市區，就連這批中級幹部也不再爭執，學他們上司的樣子不知去向了。佔有絕對優勢的防衛，就這樣被劣勢的敵人攻勢擊潰，而這個偉大的優美的歷史名城，也因之而悄悄的陷落了。

憐人的黑夜悄悄地過去了，跟着來的，是初冬的黎明。

山地的霧氣很濃，把遠處的山峯都蒙住了，因為空氣潮濕和稀薄的關係，使人們的呼吸感到十分短促，毛孔也緊張地從皮膚上豎起。汽車雖然一夜都在跑，人們也一夜沒有入睡，砲聲和機關槍聲還是隆隆拍拍的，但是大家的精神却依然是振奮的，沒有一個露出萎靡疲憊的樣子。誰都不曾發過一言，誰都在心中深思：贛州這時不知道怎樣了？

太陽出來，霧氣也散了。但是跟着也來了隆隆的機聲。

「敵機！」不知道是誰低聲的叫着。

「別去管它，走！」

大家對望了一會，用眼睛說着話，但是誰都不願首先說出自己心中的憂慮或恐懼。對於一個軍人，這一點點小事是太平常了。

汽車開得更快了，它們隨時都保持着八十五度速率，在平坦的、寬舒的公

路上行進。

敵機好像專為偵查這一條公路而起飛的，它們有三架儘沿着這條路飛旋。不久，好像這些在公路上爬着的目標被發現了，於是它們就排好隊形，直朝這個目標追來。機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沉重了。終於大家都感到它們已經飛到頭上來，而且在生氣的大聲叫號着。

「糟糕！敵機已經發現了我們的目標了。」

「別慌，停下！」

第一輛汽車停下，第二輛第三輛接着也在相當的距離中停下。

「向公路兩側的樹林內散開！」

人們倉促的走下車，在公路兩側的樹林內散開，衛隊就忙着去佈置他們的高射機關槍陣地。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好，他們可以安心的伏在地底下，聽飛機沉重的鳴聲，看它在空中來回盤旋的，叫人厭煩的銀白色的影子了。

這條公路，經過了長久的經營，已經成了一個風景幽靜的地區了。它底兩側儘是些樹木，茂盛的枝葉，在公路中隨空的互相交叉着，把剛被發現的目標掩蓋住了。討厭的敵人機羣，一時失去了偵查目標，就茫然的繞着這一片樹林亂飛，還不時從上面掃射着機關槍，好像要威嚇那些沒有經驗的避難人，叫他們驚慌的亂竄，好讓自己的目標暴露。但是，對於這一羣老於行伍的人，它們的狡計却是顯的太笨劣了，因為誰都在自己認為是安全的地區躲着，伏着，靜靜的透過樹葉縫子向上面觀看它們來去的方向，沒有一個願去理會它的。敵機偵查了近二十分鐘，覺得有點無聊了，於是就對準這一片樹林胡亂的投彈。在轟炸聲中，泥霧和斷碎的枝葉被炸的滿天亂飛了，它們在空中飄着，又重複落下來，落在避難人的身上。

徐將軍和一個衛士在一塊小小的凹地上伏着，他底態度十分鎮定，沉着，一點也沒有慌張的神氣，很像這時遇到的，並不是一件值得他怎樣去費腦筋担

憂的事似的。這二十幾年來，在行伍中他所遭遇的危險實在太多了，多到連他舉他舉不完全，像這樣的小事情又算什麼呢？至於他的僚屬，因為見他態度是如此的鎮定，也大大的被鼓舞着，一樣是不屈不撓的。雖然炸彈就在離他們十來丈遠的地方爆炸，把樹林內的地面挖成一個個深坑，把翻出的泥土蓋在他們身上，染污了他們華達呢軍服，大家却只覺得敵人的笨拙可笑。……

廿分鐘後，機聲去遠了，他們才從地底下爬起來，彼此對望着，笑了笑，好像在慶幸還沒有被炸死。用手拍去身上的泥土，重又走出樹林到公路中間來。有人吹哨子，出來檢點人數，還好，沒有一個死傷的，只有衛士隊散得遠點，還不知道。當徐將軍正要跨上汽車，準備繼續趕路的時候，忽然看見衛士隊長氣吁喘喘的從後面趕來，報告有一顆炸彈落在路旁一條小溝里爆炸了，剛有兩個兄弟，躲在那兒，因此當時就被炸死。

「有沒有被炸傷的？」

「除了那兩個，大家都很平安。」

徐將軍把面孔沉着，向大家靜默的看了一會，於是就慢慢的伸手到頭上去，脫下軍帽并且把頭垂下表示誌哀，其他的人也跟着脫下帽，把頭垂在胸前。這時的一切都是那麼地靜肅而且莊嚴，要是有誰不小心的嗚咽着，大家就會一起的掉下淚來，雖然那殉難者，並非他們的親屬，僅是兩個和他們毫不相關的衛士而已。於是在一分鐘後，他又重新戴上軍帽，對那個衛士隊長說道：

「把他們埋在那溝中，敵人的炸彈窟里，我們得馬上就走！」

這一隊人只到半路就分開了，徐將軍帶着他的衛隊到濟源去，在那兒還駐有一旅人，是他唯一能夠拿來拚的最後一枝紙牌，要是敵人佔了曠州後，還要沿鐵路線推進，直下韶州，他就準備拿這最後的一枝紙牌去鬥了。另一部份人馬就到北江新根據地去，三天前，他們已在那兒設立了一個總司令臨時行營。

直屬總部的各處辦公廳，也設在那兒。

徐將軍抵清源的時候，城裏正是大轟炸過後，老百姓的房子給燒去了不少，人也被炸死好幾百。由於贛州一週來的大疏散，使這個本來已經相當繁榮的三等城市，突呈畸形的繁華景象；旅館給擠滿了，連走廊都住滿人，飯店成天的擠不出空位來；又因為大轟炸後燒去了不少房子，使原本已供不應求的食住問題更加困難了，而擠的現象還是有加無已。當他到達這個城市，天色已經黑了，但是在路上還能夠沿途看見剛從鄉下躲飛機回來的，成羣結隊的民衆。他把軍直屬到警備司令部去，警備司令已先知道他要來，就出來接他，徐將軍查詢了一些關於這兩天來的軍事情況之後，就叫他出來，自己準備好好的休息一下，以便佈置第二天清早一個由幾個高級幹部組成的軍事會議。等警備司令剛剛退出，就有人進來報告，說贛州的警察局長在外面候總司令召見。

「他什麼時候來的？」徐將軍差不多是吃驚的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

走得這樣快。

「今天早上到。」

「這樣看來，他比我離開還早，」他心痛地對自己說道。「真是王八糕子！」忿怒的火焰，開始在他心中熊熊的燃燒起來了。「叫他進來！」

警察局長用他兒上司時，一向保有的軟弱步伐，走進辦公廳來。他的面孔，因為慚愧和受驚嚇過度，變得十分蒼白，兩隻手不很自然的輕輕的抖索着。他走進辦公廳，先脫下帽，拿長統黑皮靴的靴跟拚擁來，讓馬刺克察的叫了一聲，好像要提醒對方注意，說明他是多麼地謙恭而有禮節啊！於是，才卑恭的俯下腰去，行了個九十度鞠躬禮。

「警察大隊呢？」徐將軍紅着眼睛，憤憤的望着警察局長大聲的叱喝道。他實在是太生氣了，真有點恨不得把他全身的怒氣和怨恨，都從這一聲叱喝中傾瀉出去。

「報告總司令，警察大隊還沒有退出來。……」

「那麼，是你把他們丟掉先自逃開嗎？」接着徐將軍就迅速地回轉頭去，對衛隊命令道：「把他綁起來！」

之後，他就一言不發的站起身，恢復他平時的習慣，反背着手，走進辦公廳後面的休息室去了。他十分傷心，像這樣的一個人，還是他平時認為最可親信的幹部，最得力的幹部，可恥啊！居然敢于當敵人還沒有進城，還沒有和他們接觸過一下，就先自丟掉五六千人的隊伍逃跑了，而且比他，比一個負有支持全面戰局的重任的總司令還走得快，像這樣貪生怕死，腐化昏庸的行動，抱頭自刎還無以謝國人，竟然還有這樣一副厚面皮走來見我，恥辱啊！四千萬人的面子，革命發源地的面子全給丟光了！他嘆息着，眼淚在他的眼中轉着。接着他又想，想一件近日來老是想不通的事：爲什麼平常時大家都是那樣的精明能幹，對他一心一德，一遇到局勢變緊急，遇到國家，遇到全省四千萬民衆需

要他們的精明和能幹，遇到他需要他們盡忠的時候，都同時做出了這樣去面的蠢事，把他的台全折了。一××師不能不算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常勝部隊了，模倣不能不算是少數中之少數的猛將了！講忠心，自己和他還是結拜兄弟，且會跟隨自己打了近十年仗，他之有今天，也是由他一手獨當提拔出來的，不論是從公或從私，都沒有使他懷疑，不能放心的理由，可是這一次可恥的敗績，却就首先壞在他手上，而其他他平時認為可靠的，忠實的人就站在旁邊幫着模倣來折他的台！他想着，覺得有無限的感慨了！

警察局長這時已經被衛隊解除武裝了，有兩個衛士正一邊一個的抓住他的膀子，要把他拉出辦公廳外放到拘留室去，但是他却極力抗拒着，並且用死了父母親人一樣的哀慟感情，高聲的哭號起來。他是從少尉時代起，就一直跟隨着徐將軍的，十年來且被視為親信，因此他對於這一位置上司的許多弱點，頗能把握。他知道徐將軍對於共過患難弟兄是愛護，他知道他的心地是柔軟易動，

是一個十分着重私情的人。因比當這一個局面，到了非常緊急的時候，腦袋已開始在頸子上動搖了，他還能那樣不慌不忙的一邊哭着，一邊用正在被宰割的豬一樣的聲音哭號着：

「請總司令聽我說幾句話，要是總司令不願聽我的話，就這樣定下我的罪名，就算是冤枉我。與其無罪而就死地，不如讓我親自死在總司令面前，死在總司令面前……」接着，便使他的哭聲變的更加哀慟和懇切了，以至連抓住他底膀子的那兩個衛隊連眼淚差一點也要滴出來。他們從他的哀辯中，都相信他的確是被冤枉的，而且只要稍為說明一下，就會被寬恕的。但是總司令却那樣生氣，不讓他有伸冤的機會，這實在也是做下屬的人的困難。「我陳某人並不是貪生怕死之徒，不相信我可以死在總司令面前……」他好像是在向衛隊要回他剛被繳去的左輪，他準備把命不要了，他要自殺。但是，衛隊却毫不客氣的把這個請求拒絕了，於是他又大聲的號哭着。「我實在太冤枉了……」

這些話，每一句都像一顆子彈似的，打在徐將軍的心上，又好像是一把利刃；正一刀一刀的刺進他的心坎。他的怒氣已經平息了，而同時也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知辛酸的感覺。差一點他就會哭出聲來。像姓陳的這種敷衍塞責行為，當真是冤枉可寬恕的嗎？不錯，他交給他的任務，的確是很艱難的，但是他為什麼要走得這樣的快？地方守不住當然要退出，但是就使要退出罷，也儘等到和敵人接觸過，而又無望了，或者從敵人身上取得相當的代價，然後退出；然而他什麼都沒有做，竟一個人私自溜走，把隊伍整個的丟了，這是軍人，一個抗敵軍人應有的行爲嗎？他真不敢替那五六千人想像了，當他們知道他們的上司丟開了大家，一個人溜之大吉以後，又會發生怎樣的一種情形？……

一陣輕脆的，有節奏的馬靴聲，就在這時從辦公廳外響將進來。徐將軍暫時的擱下迴繞在他周圍的許多思想，抬起頭看，果然就看見一個瘦長身材的人，帶着一副溫和笑面，直走進房間里來。只一眼，徐將軍馬上就認出他是誰來

了。他不是別的，正是副總司令。他是在前一天奉令到這兒來通知幾個留守首長，部署軍事會議，等今晚軍事會議開過，他就要轉到西江指揮軍隊反攻了。

他當時微笑着說：

「我剛才從外面經過，聽見有一個人在這兒哭鬧，以爲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進來一看才知道原來是總司令把陳警察局長扣留了。」這些話，不管他說得怎樣完滑，誰都看得出是門面話，其實當這位警察局長剛被扣留，就有人先走到他那兒去報告，請求他出來說說話，要不是這樣，他也不會出來的。

「他棄職潛逃……」徐將軍不平的說。

「這是罪有應得的。不過，我聽他說您不讓他有申說的機會，就一下子叫衛隊把他扣留了。」

「棄職潛逃的罪名已經確立了，還用得着什麼申說不申說，就使再讓他多生幾個舌頭，也推脫不了這責任！……」

「這是罪有應得，」副總司令加重語氣說。「不過，總司令，我以為對這種事我們還得退一步考慮考慮，在這個時候外面紛亂極了，誰是誰非還很難確定，如果把他扣留了，甚至於定下死罪了，那五、六千名撤退下來的警察將怎麼安插呢？他們到那裏去找他們的主管官？叫誰去收容他們呢？」

徐將軍一直就沒有想到這一層，而且他之要懲辦這位警察局長，也實在是一時的氣憤，現在經過副總司令這麼一說，也就覺得很有道理的了。

「他臨陣脫逃，按軍法應當處死，但是從他的處境看來，不走似乎也有困難。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自己的錯誤了，以我的意思還是放他再到三泗去一趟。先把從贛州退下來的警察收容好，將功贖罪。如果這點事也做不好，那時再扣留他也未遍，想他要跑也跑不了。不知道我這個意思，總司令覺得怎樣？」

徐將軍原就有這個意思，現在經過副總司令一說，倒也落得做一番空頭人情，況且他的本心就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失去這樣一位和他有着如此悠久的人情。

歷史關係的中級幹部，他以後之需要着他的地方，還多着呢。不過面既然翻下來了，在形式上也就不好做得太馬虎，因此他在頓思了片刻之後，就這樣說道：「就算看在副總司令的面上給他這一次機會罷。不過，却要他馬上就去辦理收容工作，不許那些弟兄有一個在街頭當散兵游勇，如果在一週內還不能辦好，叫他用不着再來見我。……」

當贛州退出第三週的某一個上午，我們就在北江山地上的一個村莊內，碰到了一個剛從前方退下來醫腿的中校聯絡參謀。這是一個樂天而好吹噓的中年人。他一面摸着滿是鬍子的瘦面，一面對我們訴說沿江（他原來是用武力封了一艘商家小汽艇來的。）的見聞。

「真是他媽的見鬼，」他說。「滿江儘是死尸，在江面到處亂飄，加以是冬天季節，沒有雨下，水位淺，動不動就把船擱起，讓你使多大力氣儘開儘

開，也無法開過去。原本是一天就可以走完的路程，現在却要分三天走，弄的個個都心急起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叫一個人拿一根竹篙站在船頭開路，看見有什麼死尸從上面飄下來，要靠攏來了，就趕快一竹篙子挺過去，挺開他。到了晚上也沒有兩樣子。就這樣才慢慢的把問題解決，但是汽艇還照樣跑不快，因為水位實在是太淺太淺了。……」

他用力的，接連的抽了幾口煙，又伸手去摸一摸猴子面，之後又說道：

「說起來大家也許不相信，不過我却敢于對天發誓，那就是我們在江中，差不多整整有一個星期，大家只能喝點死人汁過活。爲什麼呢？因爲人死得太多了，雖然河水是活的流動的，却無法避免不在水中滲什大量的血水。大家都知道，大凡人是不可以缺乏水分的，如果缺乏了水分那麼這個人就無法活下去，這是在生理學書本上明明白白寫着的；因爲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吃飯，不喝水，什麼都離不了水。而水呢，又滲什着這樣叫人哭笑不得的怪味道，走上

岸去挑罷，也不見得能找到井水，因為沿岸住居的鄉下人，都是靠這條河的河水過活的，所以也很少有挖井的。沒有辦法，大家只好裝做什麼都不知道，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的樣子，拿到什麼就吃什麼。有一次，我們甚至于發現了在菜湯里面，有一條煮熟了的蛆蟲，隨着青菜蕪子在那裏浮着。……」

說着，他先下意識的在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大家跟着也不自覺的做了，有一位女同志，甚至于哇的一聲把剛才裝在肚子裏的東西都嘔了出來。聯絡參謀見他的敘述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十分得意，把口稍爲頓了一下，又得意的向大家看了一眼，用手再去摸一摸尖下巴，然後又說下去：

「至于說到前方的情形，當然是紊亂不堪，誰都沒有想到，連老總他自己，不，甚至于連日本仔自己，也沒有料到贛州會失得這樣早，敵人進展得這樣快。說來簡直是笑話，你們知道不？正當敵人的先頭部隊迫近贛州的時候，看我們不怎樣猛烈的抵抗他們，就把城市放棄。還以為我們是在耍三國的空城計

哩，禁不住便起了疑惑，沒有一個部隊敢先開進去，成萬人的大軍，就這樣遠遠的離城駐紮着，一面忙着請示他們的總司令，至于部隊的戒備也比任何時來得森嚴，且不時無厭無故的開砲示威。等他們的砲轟得差不多了，總司令的命令也下來了，才怯怯的派遣幾十幾二十輛坦克車，鬼鬼祟祟的偷進城去，邊走邊開機關槍示威。這時雖然已經轟過砲，也派了坦克車，但是他們還拿不定，在其中，是否還有中國人毒辣計謀。就這樣，過了三天辰光，派出去的便衣探子的的確確的探聽出，我們的軍隊已經撤光了，才敢壯着胆子大搖大擺的闖進城去。這是在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例子的事，但是我們却做了，真丟臉！

「許許多多事情，都像這樣亂七八糟的，前方的軍事當然要受影響，有許多隊伍差不多沒有經過怎樣打就垮了。這原因並不是我們的軍隊不會打，弟兄們不肯打，實在是我們彼此間的聯絡太差了，各打各的。沒有後備，沒有補充和給養，誰也不顧誰，你要打嗎？自己打去，打光了活該，因為根本就沒有後

機啊！尤其是可笑的，有些上級長官，居然一下子不知怎的和他的隊伍脫節，司令找不到他的士兵，士兵也同樣的找不到他們的司令，像這樣還打什麼仗？

有一次，（說到這兒，他吞了一口涎液，響了一響鼻子。）我在××，一個人也正在找不着自己的隊伍，十分狼狽的夾雜在一些散兵中亂跑，而且已經跑了幾天，跑得精疲力乏了，想停下來找個地方休息休息。想不到就在這時，忽然就嗚嗚的聽到一陣馬蹄聲響，我覺得奇怪便回過頭去一看。天啊；那是可能嗎？我差不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來騎在馬上倉皇奔來的，不是別的，却是我們的第×旅的陳旅長。大家要知道，我和這位陳旅長原本也是老相識，又兼以我誤會他這時正帶着自己的隊伍，要上前綫去增援；心中一亮；就有說不出的高興，連甚麼疲乏也忘記了。於是，當時我就連忙恭恭敬敬的站開一邊，向他敬禮打招呼，希望他能在我的面前停下，因為我還希望着從他的口中，知道一點什麼的，比方是我們的那個部隊的下落等等。

「這位陳旅長，這時已經沒有他從前那樣威風了，他的神情是焦急而且憔悴的，我敢打賭他大概已經有好幾天好幾夜沒有休息夠吃飽過了，正騎在一匹也和他差不了多少的棕色馬上，後面跟着十來個武裝衛隊，急急忙忙的趕過來。大概他也還認得出我罷，於是皺了皺眉頭，也勉強的把坐騎停了下來。我當時便走上一步向他問道：

——您知道×××的隊伍，現在移到那兒去了？

——不知道，他說，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麼您自己，您的隊伍呢？我有點失望了，但是還希望能和您一起走。當時的計劃是想到他那兒後，再慢慢的打聽。想不到這個狗蛋，忽然心不在焉的豎起耳朵來，非常迅速的掉過頭去，看那遠遠的灰沉沉的天空上，忽然噹噹的叫着，出現了兩個白點子，於是他急了，也顧不了面子不面子，一掉過頭，一句話也不說，在馬屁股上急急的加了兩鞭，就朝前倉皇遁去，以至于急

得那十來個衛兵，也不得不倉皇的捧着屁股朝前直追。他跑了好一會後，好像才想起還沒有答覆我的話，於是又很吃力的回過頭來動着嘴說些什麼，我在塵霧中沒有聽清他說的是些什麼，只模糊的看見他的嘴已在那兒一上一下的動着，時斷時續的，傳來了這麼幾個斷續的聲音：

——不知道……道，我也在找找。……」

有人倒了一盃開水給這位傷腿參謀，他拿着就喝，喝完後，又滔滔不絕的把未說完的話說下去了。不過，他這次說的已和那個「狗蛋」無關了。

「後來，我一個人到了西江，」他說。「在一家旅館裏面，正在無聊，却無意中遇見一位砲兵團長，他是在贛州失守前一星期，才奉命率領他的砲兵團，從××趕來的。可憐的人，他這時已經不像初來時那樣威風了，面容憔悴，衣襟又不整，只帶一個跟從，到處見人便哭訴，大罵我們的部隊是土匪，是強盜，是王八……」

「爲什麼？」聽的人對這個新題目，開始感到興趣了。

「爲什麼？當然是有原因咯，」聯絡參謀說。「你們想一想，當我們的隊伍從贛九路敗下來時，就給老總來了一個電報說：不行，我們沒有砲隊，抵不住敵人的火力。要來也派一隊砲隊到那兒去頂一頂。而那時，這一團人也恰恰趕到，他們原來負責保衛贛州的，不過在贛九路這一綫的戰事也很重要，因此老總就叫他分一營人到那兒去頂一頂。老總的命令當然不能不服從，於是他們就開上去了。好！真是見鬼，他們剛剛要和敵人接觸，發揮發揮自己的威力，給敵人突然吃驚一番的時候，却想不到他們的陣地還沒有佈好，在前面打的步兵已不知道怎的，像崩山倒海一樣的潰下來了。他們用望遠鏡一照，才知道原來是敵人的騎兵，突破了我們的防線衝過來了。而我們的隊伍，又大都都是新兵，沒曾看見過這樣兇猛的衝鋒法，因此便潰了下來。砲兵隊的官員們，看情形不對，便走上前叫他們不要退下來，趕快反攻過去，接着並大聲的叫道：

——同志們，不要退下來，不要害怕，我們的砲兵開到了，就要給鬼子點顏色看了！

「見鬼，還有鳥用，儘你把喉嚨喊破，喊啞了，也沒有一個官聽。這些潰兵真是比衝鋒還猛，一口氣就退了二十幾里路，把砲隊也丟到後面去了。」

「可憐見的砲隊，只倉倉忙忙的打了幾砲，就不得不跟着也撤退了。這樣撤退下來，或來得及來不及退下來，一聲令响，轟的一下子就把石龍鐵橋炸燬了。儘管這位團長在那兒大聲的叫着，哭求着，也沒有一個願去理他，轟炸聲把他嘶啞的哭號掩沒了。鐵橋（這是唯一可通敵地方），既被轟燬了，隊伍連同武器，除非都在身上臨時長出翅膀來，是無法跑過來的。後無退路，前有追兵，這個如何是好呢？看樣子，形勢又一分一分的追緊起來，爲了不至于使這些武裝部落在敵人手裏，他們便不得不忍痛地，把全部砲隊自動的炸燬，有的就

丟到海裏去。至於這個砲兵團，聽說還是新成立的，砲都是新從德國運到的，運用也未曾用過一次，正想在這一次試試威力，顯一番身手。想不到却遭遇到這樣悲慘的結局，不要說是人，就是石頭聽了，也要傷心流淚的，怪不得他要到處哭訴着，一開口就罵。……」

聽的人因為都不是石頭，所以大家果然也就有點傷心了。雖然他們還是不十分同意那個團長到處罵人，把這個只有少數人應該負的責任，加到全體××軍人身上。於是，大家就都暫時的沉默着，以資對那不幸的砲隊和砲兵團長默誌哀思。過了一下子，不知怎的話題又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忽然提起這位參謀同志，那隻腿可悲的遭遇上去了。

「你們說是爲什麼跌壞嗎？當然是爲了敵人的追擊，他媽的日本騎兵真利害，要不是我也和別的弟兄們一樣走得快，沒有落伍，說不定早已完了蛋。不過，同行者都沒有什麼，只因爲我是在山上沒命的亂爬，不小心給從上面一交

跌了下來。要不是跌得好，我這時還能跛到這兒來，和各位同袍……」

說到這兒他就拱起手來，向大家搖了兩搖，逗的大家都笑了。就在這時，忽然有一個人急急的進來報告，說外面的汽車已經開到了，正在等他到陸軍醫院去，他擠細了眼睛聽，過後又摸一摸瘦下巴，才對大家抱歉的說道：

「隔天會！」

大家跟着也說：「隔天會！」

於是他就一跛一跛的走出去了。走到門口，我們又聽見他回頭搖着手叫：

「等我的腿好了，請大家飲茶……。」

當這位傷腿參謀，剛剛退出去坐着車走，我們就接到傳達的報告，說外面又來了一個隊伍，他們的一位代表要來找主任。而這時主任又恰恰出門去不在，於是我們就有好幾個人，同時的隨傳達走出門去。在部外的樹蔭下，我看

見一個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人，他就是等着要見主任的那個自稱爲代表的人。在離樹十幾丈遠的草坪上，也擠着一隊沒有武裝的官員，他們的數量約四五十人，中間有近二十個是在路上征來的伕子。他們疲憊的在地上坐着，躺着，行李也和人差不多，散亂而且髒污的。看樣子，他們好像是剛走了遠路來的。

那戴近視眼鏡的人，走來向我敬禮，並且開始問我，他想知道的一些事。當他知道，設在這個從前會是牛欄內的機關，正是他們急于想找的那個機關以後，在那疲憊的面上，立刻就現出了一層輕微的喜悅，光明在他心中浮現着，他一面匆匆的問主任在不在，另一面就回頭去向大家招手。隨着他這一招手，就有兩個校官階級的官員從人叢中走出來，和他併排的站在我們面前。那近視眼的，當他的兩個同伴和他併齊的站着時，他就把他們介紹給我們，到這時，我們才知道在他們中間，原來有一個是師政治部主任，另一個是中校祕書。關

於那個近視眼自己，也是一個主任。他們一共代表了兩個師和一個獨立旅的政治部，因為同樣都是從戰地來，又是朝着同樣的方向，同樣的目標，所以在前一天就在一個墟裏互相碰頭了。當大家彼此把自己介紹，並且知道他們要去的目標是相同的的時候，於是那個戴近視眼鏡的就提議大家合作起來。這個提議被大家熱烈的歡迎着，於是這一個沒有武裝的老爺隊伍，很快便組織了起來。他們因為只有極有限的武裝，所以連老百姓也把他們欺負起來了，只在一天中就逃掉十一個伙子，以至于弄到他們不得不實行拉伕，見一個就抓一個，所以這時放在我們面前這些伙子，差不多還是用繩子套着的。

我們原來的想頭，以為他們是路過此地，順便來請示主任一下，只要主任見到了，馬上就會走的。因此，大家都非常之歡迎，並且招呼他們大家都到裏面去休息，喝點茶水，等一會主任就會回來。那麼他們就可以不用多費時間就溜繼續趕路去了。想不到他們聽到這些話，竟然叫伙子把行李通通挑進我們的

辦公廳去，那個戴近視眼鏡的，甚至于還開口提到住宿的問題。

「你們不是等一會兒主任還要出發嗎？」我們略爲有點詫異，但也以爲他們最多在這兒留一晚上休息休息，明天定可以動身走的。

「不，」那戴近視眼鏡的說。「我們暫時要在這兒留着，等候主任另派工作。」

「你們不都是從前綫來？」

「是的，我們有的剛剛離開敵人的炮聲不到兩天。」

「那麼爲什麼要在這兒呆着呢，是不是你們的隊伍都被衝散了，你們一時找不着？」

「不，一點也不，」另一個插進嘴來說。「我們的隊伍不但沒有被衝散，而且損失也不十分大，至于我們和師部的聯絡也很好，在平時，他們什麼時候想移動，到什麼地方去，總是預先通知我們，好叫我們準備，和他們一同移

動。但是，這些帶兵長官素來就看不起政治工作，他們說政治工作者是飯桶，光懂得吊膀子追女人，這種不正確批評，我們當然不能接受，有些不服氣的同志，就和他們鬧了起來，想不到却從此結下了冤結，這結子在平時還容易解，我們搞我們的政治工作，他們帶他們的兵。可是從戰事發生後，情形就大不同了。他們依靠着我們的地方多，我們依靠他們的地方也多，但是他們的觀念不改變，仍舊堅持着政治工作用不着，什麼都不給我們做，每逢到征伕子，征給養，才派到我們身上，把我們當副官一樣的使。有一次更妙了，賊寇有變化，他們先得到消息，兀自悄悄的撤走，事前一聲也不給我們通知。要不是我們也發現得早，怕大家這時都已成了敵人的俘擄。像這種情形，政治工作有什麼辦法子可以展開呢？留在那兒反叫他們麻煩，我們只得決定暫時回到後方來。」

「是不是全師政工人員都撤退？」

「下團的幾位同志來不及通知，還留在那兒，橫直他們瞪不下去了，也會懂得怎樣溜走的。」

剛說到這兒，那一位中校祕書，也插進嘴來訴苦了，他說：

「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儘管你政治工作者有勇氣，有決心，權限不在你手上，帶兵官長對政治工作又缺乏認識，像這樣情形，要希望軍隊的政治工作做好，還是一句空話；比方拿我們這師來說吧，說來是非常可笑的。正當戰事發生的那一天，師長自知他的部隊不久就會奉令出發的，於是就請我們的陳主任過去商量，他說：陳主任現在戰事已經起了，看樣子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你們是做政治工作的，打仗不是你們的事，我想你和政治部的全體同事，在這時可以退到後方去休息休息了，等到我們把仗打過，需要休息補充時，你們再來。因為在他們眼裏，政治工作是適合于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的，仗一打起來大家都忙着去衝鋒陷陣，那兒還有什麼時間來叫你去上政治課，作精神講話，所以

應該退到後方去休息。居然也有些政治工作人員，覺得這是一種賢明的看法，應該如此做的。因此，當一個團奉令開上火綫去，團指就推說沒有工作可作，故意逗留在後方，直等到軍隊退下來補充整理了，他們才又大搖大擺的回轉去，怪不得連士兵對政工人員也不信仰了。」

這樣的談話，把所有在場的人都吸引了，我們雖然也都是政治工作者，但却都把這些話當作奇聞來聽，其興趣之濃，實在也不下于在讀「天方夜譚」了。這時，不知道是那一位同志，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來，他說：

「帶兵長官就讓你們這樣自由自在的，把全部人馬朝後方撤退？」

這三位主任和秘書同時就笑了起來說：

「他們才歡迎我們這樣做哩，在平時，他們早已覺得我們是礙手礙足的，老叫他們麻煩，現在我們自動的走了，省掉他們這許多麻煩，不更好？」

在這時，就有另外一個人，在旁邊低低的嘆了一聲：

「像這樣的帶兵長官，像這樣的政治工作，怪不得贛州要撤退得這樣狼狽了！」

大家正聽着，聽得入神的時候，突然傳說主任來了。於是，大家就都退開一邊，而那三個什麼主任、秘書之類的，就一直走向前去，拜見主任。他們要向他報告後撤的原因，並請示今後的許許多多事情。至於他們談話情形如何，因為我們沒去參加，不大詳細。不過到了第二天，却聽見主任在那兒發脾氣，罵他們是飯桶，戰事這樣緊張，怎好自由自在的沒來請示，不等命令就帶着全部人馬跑回後方來；帶兵長官不對，我們也不能這樣全班人馬帶着就跑。這是怎麼回事，丟政工人員的面！被罵的人，好像有着滿肚子冤屈，但又不敢爭辯，只好又硬着頭皮出發了。至於出發以後，是否會再被帶兵長官送回後方來休息，我們無法知道，就是有，他們也一定不會再到我們這兒來的，我想。

那個傷腿的運輸參謀，來到我們這兒後的第二週，因為在兩線，敵我的軍

事又有新發展。我們還是收斂守勢，而敵人已從曠州一直進展到西江的三泗，馬荒，和北江的從化這一帶來。一面固然由于戰場擴大，敵人兵力不夠分配，暫時的取了守勢，另一面，也是我們的援兵已經開到，各個部隊的運給又重新恢復，被打散衝潰的隊伍，也收容整理好了。參謀處根據了我們這一次失敗的血的經驗教訓，重新部署我們的陣容，於是戰局便趨於穩定。

徐將軍，到這時覺得自己已用不着親自帶兵，去和敵人作生死的搏鬥了。因此，便也從前綫回轉總部來。從曠州撤退後，我們第一次看見他，就是在這時。他那高大肥碩的體格，已經大為消瘦，面部也比從前變的更爲黝黑憔悴了；也許是他近來失眠的次數過多的原故罷，也許他的心事過繁過重了罷，因此從他身上我們已經看不出從前雄健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了。他給我們一般人的印象，是大大的不如從前了。不過在整個戰線的戰局形勢上，他却可以大大的安心了。他雖不會把敵人趕出去，重新奪回曠州，但也沒有讓他們直打

到韶州來，把鐵路線的南段攔割而去。因此，他實際上也就沒有如一般人事前所想像的那樣憔悴和困頓。

當徐將軍返抵行營不久，他們會祕密地舉行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之後，政治部就以他的名義，發表了「請求中央處分」的電文。接在這一通電文發表之後，軍委會撤職留任的處分命令，也在報上公佈了。統帥部的這一個處分命令，雖是經他自行呈請，但在心情上給予這位善良將軍的打擊，却是非常之大。不過他在外表上還是照樣隱忍着，埋在心的深處，不曾坦然流露，而且隱忍得很久。可是他却沒有忘記，要找機會把這隱憂發洩發洩。不久他果然把這時機找到，他覺得戰局是穩定了，中央的處分也來了，他可以豪爽的，坦然的來表白他自己的憂愁的時候了。因此當處分命令發表後的第二週，有一批高級官員，就又在行營的大禮堂內看見他。那天，他是用自己的名義請大家吃晚飯的。當酒席排定，大家都坐上坐位後，眼看着菜就要上了，那感傷的主人，才突

然以一種不致折損威嚴，然而却微微的帶點淒涼憂愁情緒的姿勢出現了。他在主席位子上坐着，面上露着微笑，但是這個微笑是嚴重的，不自然的，誰都看得出来。他一出現，菜也同時捧上來，宴會在靜肅中開始了。爲了想打破這沉悶局面，正當酒過三巡，忽然就有人站起來說道：

「總司令戎馬倥傯，兩個月來極難得有機會和我們在一起。今天我們很高興，能夠得到這機會。人說：好景不再，我們不願輕輕放過這機會，請總司令不要讓白白走過，給我們講幾句話罷。」

這差不多是一個預定節目，當他們被約着來時，大家早就知道會有這一番着，不過是心照不宣罷了。提議者在說完這幾句話後自覺很是得體，與會者也一致鼓掌附和。於是，徐將軍在衆目注視下便微笑着站起來了，他先向大家掃了一眼，頓了約有一分鐘，面上愉快的神色，慢慢的退去，而全場的空气，也因之而靜肅起來了。這是最緊張一個頃刻了，信號已經發出，風暴即將隨之而

來，而大家明知不能免，却又多麼担心這風暴的到來啊！因此每個人都把頭低下，只看着自己面前的盃蓋，一個沉重而且結實的聲音，隨之也起了，它慢慢由低沉而趨于激昂。那聲音首先這樣說道：

「我今天，找各位同袍到這兒來，沒有別的意思，只想和大家隨便談一談。……」

那聲音稍爲頓了一下，於是又說下去——

「在各位中，雖然有些還是新同事不久，但大半却是曾經同事了近十年的，不管是新同事和舊同事，我想沒有一個不是很容易看出我的爲人，和做事態度的。我徐某人，從事國民革命凡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有過成功，也有過失敗，但是從沒有失敗得像今天這樣的慘，這樣的痛心。這個失敗，實在太出人意外了，對整個戰局的影響也是出人意外的大，因此中央對我這次寬大的處分是應該的，全省四千萬父老兄弟對我的責備也是應該的。我願意承受這一

切罪名，我願意負起這個失敗的責任，我不怪他們，不怪任何人，甚至乎是這一次打了敗仗就誤大局的幾個同袍。……」

這聲音開始是很抑揚的，後來慢慢的就變得有點慘淡了。

「說我徐某人一時過于大意，過于疏忽，相信錯了人是可以的，但要說我徐某人不抗戰，不擁護中央的國策，不擁護委員長的領導，甚至失了抗戰信心，我願意死在衆同袍，死在全國同胞面前，也不承認！……」

說着，他的聲音轉爲嗚咽，眼眶中浮動着淚光，且由于震奮而不自主的，伸出右手去抓他掛在腰支上的左輪。不過，當他無意中發現他的周圍左右，已經站了好幾個人，像是突然幻身出現似的，正用不安的顫慄的眼睛，在監視着他，準備隨時隨時都可以聯合起來，去阻住他由於感憤的衝動而做出幼稚舉動時，於是他的手稍爲在槍柄上碰了一碰，遂又放下了。不過，這一次他却改取了新的姿勢，緊握着拳頭，在空中揚了一揚，遂又砰的把桌面擊了一

下。

「我徐某人的頭可斷，身可殺，但是要叫我不抗戰，不擁護中央政府，不擁護委員長，却是萬萬做不到的！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的世界大敵，我們不同心協力去趕走它，就不是中國人，就不是黃帝子孫；我們除了和它死拚，除了他死我活，或我死他活之外，就沒有妥協沒有第三條路。我今天，敢于在各同胞面前保證，我徐某人的抗戰決心是堅決的，絕不因這一次的失敗而稍許的動搖。這決心是我的，也該是全體同胞們的，同時也應該是全省四千多萬父老兄弟的，我們一定要幹，大家合力，和敵人拚到底，週旋到底，沒有抱定洗雪這一次奇恥大辱便不是革命的人！……」

當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手會興奮地緊握了好幾次拳頭，在空中搖動着，用以來加重語氣，并宣洩他不可動搖的決心，因此當他說到：「便不是革命軍人！」這一句話時，他是再也壓制不住自己，聲音變成呼號，早已汗在眼

中的淚水，也隨之汨汨直下。

在這草草佈置成功的，狹隘的小禮堂內，空氣雖是緊張，但却悄然無聲，即使連一顆針跌落在地，也可以聽得見。人們悶窒着，連呼吸也不敢放鬆一點，只有那盞煤汽燈，在那兒吱吱的發響。徐將軍當他把這些話說出之後，遂把頭垂下來，在感傷中沉默了，因為他是那麼激動，而嗚咽又哽住他的喉嚨，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不過當他的心境由于這一次痛快的發洩，而稍微覺得鬆散以後，便再抬起頭來向大家看了看，他才發覺會場的空氣，已經和開始時大大不同了，他的話使大家變得沉重，悶窒而又感傷了。好像他們是來替一個什麼熟人舉行追悼會，而不是來赴宴會，這情形絕不是他所希望有的，因此他就伸出手去，拿起放在自己面前的酒盃，向着大家說道：

「各位同胞，我們爲爭取最後勝利，乾一盃！」

官員們於是也都一齊的站起來，在悲悶的氣氛中舉起盃，並爲「爭取最後勝利」而乾盃了！

乾盃過後，徐將軍就在自己的坐位上重新坐下，會場的空氣雖因這一次的乾盃，而稍爲顯得活潑一點，散佈在大家周圍的氣氛也不像剛剛那樣沉重，悶人，但是支配着每一個人情緒的沉悶的感覺，却並不因這次的乾盃而有所改變。全席面，只在那一陣兒略爲輕鬆過去之後，大家看見主管人仍舊是那樣的肅，楚切，空氣又不自然的回復到初時的情形了。大家只是沉默着，垂頭凝視那排在自己面前，剛被乾過現在又叫司酒勤務滿滿酌着的盃上，想也沒有想到應該在這時說些什麼？怎是去打開這一個僵局？悲愁使人陷于對過去的懷念，他們在想着那可愛的曠州，想着雄偉的海珠橋，想着驕傲的白雲山，想着溫暖的家，和那走散了的，直到這時還找不着下落的親屬，想着那許許多多湧起來被忘記了，被忘記了又湧起來的心事。

日子雖然過得很短，但是時局頗變動却是很可驚人，一切都在風起雲湧中變幻着，這世界簡直就是一個大的夢境，而他們全體就像是在夢中。天破曉了，夢境隨之消失；人醒了，一切幸福，一切希望也隨之而幻失；多麼可怕，這迷霧一般的，感人的現實！只有多麼時間，他們不還是南方的驕子？在贛州那寬坦而清靜的柏油馬路上，不是還有着他們閃亮的流綫型汽車在橫衝直撞？在大三元用一客六十元的魚翅宴客的是什麼人？荔枝灣上月夜的景色，從江面上像銀波飄來的和着寶珠真珠的鋼琴聲，還不是歷歷如在目前？可是日子變了。這時，在贛州，一切繁華情形也許都快恢復了罷？荔枝灣上的月色，也許還是那樣迷人，寶珠又復操着她的琴，妖冶的穿梭在客艇中間，如一隻花蝴蝶一樣？但是到那兒去享受這清福的，已不是他們，而是另外一羣；在他們的地位上，代替了另一羣人，一羣無恥的竄擾着世界安寧的強盜和劊子手。

想着這一些，好像是影片一般，一個斷片一個斷片的在他們眼前飛過去；

於是鄉愁起了，辛酸和悲憤的淚，悄悄的浮上來，溢在眼中，又悄悄的沿着面頰滾下。不過誰都不願意在別人面前丟醜，暴露了自己的弱點。於是，他們便裝着要到地底下檢取什麼丟失了的東西，或推故暫時離席，用手背悄悄的把淚珠揩去。不知道是那一個不識相的傢伙，把他的泣聲漏出來了，於是被容忍着的，洋溢在這些官員們眼中的淚水，也禁不住如雨滴般的掉下了。不一會，飲泣聲便如風吹落葉一樣紛紛的起了，而且彼此傳染着，以致於到了來了，每一個人都是淚潄潄的，泣不成聲。

徐將軍恰是他們中的一個例外，最使他傷心的感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看見大家在那兒悲切飲泣，反而覺得安靜了；他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起碼說明這批人，還沒有死心，還沒有麻木，還有復仇雪恥的志氣。這些時來，有許多不解的心事常常來苦惱他，使他無法安寢，因之，他開始了從來沒有過的失眠而且體格也因之日見消瘦。他常常覺得肚子裏好像有一塊什麼東西硬着，

刺痛着他，應該吐出來才痛快，但是他找不到可以痛快地吐出來的機會。於是
他容忍着，用沉默來容忍，用傷感的嘆息，或一場暴躁的叫號來容忍。不過所
謂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到了他再也容忍不住，便會自然地爆發。這時的他就臨
到了這情形，他容忍不住了，因此也就很自然的爆發了出來。也正因為他把積
壓吐露了出來，內心減少了許多負擔，反而覺得是平靜安逸的了。不過這種內
心的鎮定，也是支持不久的，當他意識到，由他那一星星的火種，已經造成燎
原之勢；當他眼見着那些部屬，不論是他平時愛或憎的，正爲着他的原故，也
開始陷于哀愁中，用眼淚來訴說自己心中的鬱悶；久之，也就慢慢的平靜起
來了。爲着要發洩他這時的窒悶情緒，他就開始拿起酒瓶，默默的替自己酌着
酒，且一盃一盃不曾間歇地豪飲着，雖然，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豪飲的人，而在
這時就正和一個豪飲的人無二；他像一個貪饒的悲世者一樣飲着，企想以酒精
的力量，來麻痺自己的神經，記憶和悲愴。

他這一種反常的舉動，開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次數一多，却就慢慢的被注意了；而且都是用着那樣吃驚的眼光在注視着他啊！被新的不安騷擾着的官員們，彼此悄悄的交換着眼光，碰着臂，好像有什麼大難就要臨頭似的。現在是信號已經發出了，暴風雨跟着就要到來了，他們担心地抖索着，席間的空氣因之變得更加沉重了。

徐將軍也和大家一樣有着預感，也許有一陣狂風就要到來，但是誰又理得這許多呢？於是他就繼續酌着酒，乾着盃，並且對誰都採用不理會態度。

叫人担心的事情，繼續朝那頂點，崎嶇的頂點爬去，要是那頂點一經達到，到底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却誰也意想不到，而且是誰也不願去看那達到頂點以後的情景。因為大家都一樣担心那情景的到來。於是碰臂、交眼、以至於低聲的交換意見，就逐漸逐漸的活躍起來了。就在大家都希望着有一個人站起來說幾句公道話，而又沒有人敢站起來說的時候，政治部主任突然從自己

的坐位上站起來了。他和徐將軍有着八拜的交情，換過紅帖子，而且是一個跟隨多年的僚屬。因此碰到這樣一個不十分愉快的場面，有他這樣一個人站出來說話，是最妥當不過了。於是，大家緊張着的情緒一下子都變鬆了，一個個都對他投着親切而又感奮的眼光。但是局勢已到了這個地步，他又有什麼方法來打破這個局呢？大家又好奇地關心起他來了。

政治部主任，從他的坐位上站起後，就覺得自己滿滿的酌了一盃酒，高舉着，面對衆弟兄說道：

「各位同胞，我們爲總司令的健康乾一盃！」

大家自然也站起來，舉着盃，並且乾了。

接着他又說：「今晚上我們承總司令善意招待，酒菜都很好，而且訓示了我們許多話，這是每個同志都應共同遵守的。不過現在大家酒都喝夠了，菜也吃得差不多，大家回去怕都還有工作要做，因此我主張大家都把酒撤去，之後

，我們再來談點別的，或者做點有趣的玩藝。……」

聽了這一句話後，大家都溫馴地，倉倉把酒具撤去，他們希望這一齣戲，能夠順利的結束。但是，當他們輪到要去撤徐將軍的酒盃和酒的時候，却突然的生了障礙，原來是他把大家這個請求拒絕了。他說：他還沒有到了痛快地步，還得再喝兩盃。就又兀自的把酒盃酌滿，默默地一盃又一盃的把它乾了，好像他並不是在喝惡性的酒，而是在喝清甜汽水一樣。

「報告總司令，」政治部主任說。「這是大家的公意，既然在這時大家都

不喝了，總司令自然也不能違背大家的意志。」說時，他憑了和總司令拜過把子的這一份情面，就老實不客氣伸手出去，半強制地把酒瓶拿開。他以為他只要沒有酒瓶，沒有酒，也就會停止豪飲了。但是他這個企望並沒有完全達到，徐將軍並不因此就放手，他像是對誰賭氣似的轉過頭去，對站在他身後的勤務兵說：

「再給我拿一瓶來！」

勤務兵爲難的眼灼灼的看着政治部主任，好像要他原諒，因爲這是長官的命令，做下屬的不能不遵守。而政治部主任却用發怒的眼睛，對他威脅地看着，還有其他的官員也是一樣。於是這個失去決斷的可憐的人就慌張起來了，他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正當他在那兒遲疑着，決不定該不該動身去拿的時候，而徐將軍却已等得不耐煩起來。他掉轉頭對這個不聽命令的人忿怒地叱喝道：

「你聾了嗎？爲什麼我叫你去拿酒，你還呆呆的站在這兒做什麼！」

那勤務兵沒辦法，只好不顧一切的走向廚房去了。

政治部主任看見自己的狡計，遭遇了這樣悲慘的失敗，有點失意。不過他總想：到底是一個政治工作者啊！辦法總該比別人來得多才對。因此他只把腦筋一轉，新的靈機就出來，很快的他就想起了一件事。原來在四年前，那時的徐將軍還只是一個軍長，好像是爲了打敗仗或其他什麼心煩的事，也曾像現在這

樣發過一次酒瘋，誰都沒他辦法，誰都勸他不住，真是一件叫人担心的事哩。那時我們遷位政治部主任，也是在軍部裏當政訓處主任，而且也恰好參加了那一次宴會，因此他憑了那紅帖子的情面，就會在衆目睽睽的注視之下，親自當出馬場表演過一次「酒諫」，結果就把他的酒瘋醫好，從此有好多年不會再看見他喝過酒，而弟兄們也就把這件事當作一件美談，到處傳誦着。現在他又臨到第二道難關了，也正因為有上一次的經驗，所以能很熟練的想起他的對付辦法來。當時他鎮定地向大家看了一眼，便就咬着下唇大聲的對衆人宣佈道：

「今天總司令既然是那樣高興，不願意大家不歡而散，那麼我們就該來個盡歡而散才對。不過，我以為總司令實在喝得太多了，已經失掉權利了，爲着表示盡歡的意思，我願意代他喝，您們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一致的聲音哆哆嗦嗦地叫將出來。

「現在，」他說，自己滿酌了一盃。「我代總司令喝這一盃！」他仰起頭，

把酒朝喉嚨里就倒。接着，又是第二盃第三盃，但是這一幕序幕劇的表演，并不能打動我們這位感傷過度的將軍的心，老實說這時他已經有點醉了，酒醉只有使他更加糊塗下去，更加不顧一切。常人說：酒可消愁，但是喝多了，愁却更多，越愁而酒也就越想喝了。恰好在這時，奉命到廚房里去要酒的勤務兵帶着幾瓶酒遞來了，他走到徐將軍旁邊向他報告，他正待伸手出去接，想不到却給政治部主任先輕手輕足的接過去了。他撲了個空，心想：人家憑什麼來禁止他喝酒！他們這樣做法，實在也未免太過了。仗着一肚子酒性，正待發作，而那個政治部主任却不容分說的先實行起他的「酒諫」來了。

這「酒諫」的表演，程序大概是這樣：表演者先拔掉酒塞子，然後站到總司令容易看到的地方，裝着焦急與悲痛的樣子，眼中含着淚，一面用嗚咽的聲調，嘶聲的叫道：「看那個再敢給總司令拿酒來！我這條老命不要了。……」

一面他就把酒瓶拿得高過他的頭，在那發光的禿頭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朝

下就倒。「看那個再敢拿酒來！」他嗚咽着說，「來一瓶我就這樣倒一瓶，」酒的烈性的氣味一衝出了瓶口馬上就四面揚溢，分頭竄進每一個人的鼻孔中去。接着人們就在那個表演者的光頭上，看見汨汨而出的淡紅色酒液，像山洪一樣的沿着他的面孔、後腦袋、耳朵旁、鬚子四周潰下。這些酒液，大部份是沿着鬚子浸進衣領內去，把胸襟都打濕了，有一小部份就飛潑在地上。就這樣，有好幾瓶酒都叫倒完了，但是我們這位焦躁的嗚咽着的人，却還不以此爲滿足，他還是一面叫着「面跳着說：

「再給我拿幾瓶來！再給我拿幾瓶來！要毀就大家都毀在總司令面前！」一直到這時，徐將軍的醉意才被叫醒似的，他張大着含醉的眼睛，吃驚的望着這位忠誠的僚屬，望着他底每一個動作，末了，他深深的受着感動了。於是，他有點自慚的沉默了會兒，就急速的站起身來，一言不發的朝他私人辦公室走去，在他後面，跟着的是全體官員們勝利的眼光。大家都暗地里舒了口

氣，對自己說道：「我們勝利了。」

殘席已被撤去，人散了，禮堂重復恢復了原有莊嚴的神情。但是我們的徐將軍，却依然是一個人孤寂的坐在他底私人办公室里，在辦公桌前，拿面孔埋在手掌中，並且，低聲的悽愴的哭了。……

徐將軍就在這種端苦悶的局面底下，過着他失意的日子。前方的軍事，雖然已經略略的鎮定了，但是仍舊是打敗仗的多，打勝仗的少。軍隊過少，防綫又長，顧此失彼，無法堵住優勢的敵人前進，用十萬分火急的命令去江西調來的部隊，也因為沒有運輸工具，只靠着兩條腿跑路一時還趕不來，內部的聯絡又不好，潰退下來的部隊還有待於整理和補充。這整理和補充的工作，是很費時彌久的，可是前方的需要，却又急如星火。

軍事上的困難，給他的打擊不算大，最嚴重的還是民間輿論的懲戒。對於

這一次他底部隊的大胆的潰敗，全國各地，沒有一張報紙，不對他提出嚴重的譴責，或者表示他們的無限的憤懣。他們對他被撤職處分表示寬慰，但却還沒有放鬆要求中央對於首罪者加以嚴厲的處分，因為他們認為不這樣就不是以戒後人。

徐將軍以一個一方之雄的姿態，據守在這一帶肥沃的土地上，已經有許多年了。因為是主張的不同，或者是利害關係，和他作公開或秘密的敵對行為的人內內外外也不知有多少，不過過去因為他的聲勢顯赫，處境優越，雖中傷攻擊也難以動其秋毫，所以這些潛伏力量不敢公然起來和他作對，他們只能悄悄的在陰暗的角落裏，躲着以靜待時機，有些甚至於遠去跑他的門路。可是這時候，他從寶座上跌下來了，形勢大變了，於是那些過去曾半公開反對過他的人，現在就公開的站起來，秘密的也變公開了。像一羣老鼠似的，悄悄的守住洞口，等到夜一臨下，就紛紛的出動，裝着英雄的樣子出來打落水狗。他們很巧妙

的配合了外面的敵人，來分割這一塊肥肉，每個人都想豎立自己的勢力，割據一部份地盤。結果有許多地方原本是屬於徐將軍的勢力範圍的，現在也被趕出去，他的肩上還担负着四千多萬民衆的命運，但是他原有的政治地位已經被大大的削弱了。

他回顧着過去，細察週圍，再瞻望未來，實在有點寒意。一個像他這樣，有着一顆偉大的，善良的良心的人，何嘗不希望自己做好？但是他過去實在太大意了，放縱了他的下屬，現在才覺醒，要反悔也實已過遲了。他悔恨着自己從前沒曾想到這一層，最可恨的，是他那些自稱爲忠實僚屬，也從沒有一個告訴過他。……

關於對負有這一次失敗重大責任的模雄的總掌令，已經由中央頒到了。當徐將軍接到這一道命令的時候，並不覺得特別驚駭，這原是他呈報上去的結果

他雖覺得模雄的可殺，對不住國家，對不住民衆，甚至於對不住他自己。但是，這時當要叫他把這個緝拿令執行執行起來，却也不無有悵然之感。模雄和他拜過把子，跟他十幾年，從少尉時代一直到現在，在槍林彈雨中，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危險，好容易，他自己做了總司令，而模雄也慢慢的從師長擢升爲軍長。他們正希望着在這一個非常時代，合作起來做幾件轟轟烈烈的非常大事。却想不到，他這一位多年的同袍，這位以饒勇善戰著稱的僚屬，爲了不可補償的過失，而不得不由他親自下手加以逮捕了。至於被捕以後，這位常勝的鐵之部隊首領的命運，將會遭遇到如何的試驗？那簡直是不堪想像的，也許他馬上就會因之而被斷送。

想到這兒，徐將軍在黯淡心境中變得更加黯澀了，命令是暫時被壓着，因爲他在下手前還得仔細的考慮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妥善的辦法，來營救這一位跟了自己多年的戰友。

儘管這個命令被廢着，模維在防次，當這個中央的命令頒到總部的第三天，就知道了。原來是，在總部裏有許多老朋友，其中有一位書記的，當他深聽到這個消息時就秘密打了一個電報去通知他，要他準備一下。恰在這時，我們這位走了末路的英雄，正帶領着他那羣被打潰的殘兵，和一切友軍斷絕了聯絡，朝東江急速的潰退。他們的處境是極端惡劣的，一面要堵住從背後來的敵人的追擊，另一方面還要應付從四方八面出動來的自己民衆的進攻。由於這一枝素負民衆願望的隊伍的可恥潰敗，由於他們一樣的保持着擾民傳統，已使全省老百姓瘋狂似的情激起來了。當他們看見有這樣一羣殘缺不全的隊伍，散亂的從前方一直潰了下來，大家就忙着去打聽到底是屬於甚麼人的。打聽的結果，知道是模維的，就又一傳十，十傳百的傳了開去，於是乎，有的便出來繳械，拒絕他們進村，或者不賣任何給養給他們，從前線到後方，一路的和他們為難，結果弄到這枝以懸掛模維番號為榮為驕傲的隊伍，也不得不把自己光榮

的牌子藏起來，長官教會了士兵，士兵便對老百姓撒謊，他們偽稱自己是屬於另一個部隊的，在民衆面前且慷慨激昂的，痛罵模範的賣國行爲，並在軍風紀上自發的改善一部份。從此，他們便被當做另一個部隊招待着，並且順利地通過了許多麻煩地區。

模範雖曾稱雄過一時，也立了不少戰功，但是當他臨到這樣艱難的處境時，又有什麼法子好想呢？雖然想後悔也早已來不及了。他知道由於自己的過失，已使整個戰局起了不可彌補的變化，有將近一千萬人，正惹爲他的關係，而他管着敵人鐵蹄的殘酷；戰時大本營的武漢，且因他而失守，這怎能怪得人家的唾罵？老百姓沿途出來爲難？十幾年來，他個人的聲譽實在太順利了，從沒有遇到像這樣的情形。在他心目中，始終以爲今天的民衆和十幾年前的民衆是沒有兩樣的，可以隨意的管教和奴役；到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估價的錯誤了，今天的民衆已經不再是十幾年前的民衆了，他開始相信民衆力量的偉大！

就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得到了朋友們的秘密通知。他知道總部的命令，所以遲遲未發，也許還有其他原因，最重要的怕就是老總正在爲這事左右爲難哩。假使他不是個軍人，一個抗日的軍人，他就可以在這時丟開一切溜走，不是曾經有過許多這一類的例子嗎？香港有他的相當財產，在那兒住起來是不怕蹬不下去的，也不怕會有什麼危險臨到他身上，那兒是外國境界，通緝令是起不了作用的。不幸他偏偏又是一個軍人，一個抗日的軍人，他要對國家對政府負責，不能這樣做，這是可恥的事。於是，他決定自己去投案了。在同日下午，跟着他就在師部召集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並且把他的決心對大家宣佈了，他說：

「各位同胞，我現在雖然還沒得到什麼命令，可是我自已却不得不在幾個鐘頭內動身，離開這個隊部，離開你們；從今天起，在總司令還未曾重新委派新的負責人員來前，我把全隊伍交給副師長帶。你們要聽他的命令，聽他的指

揮，他說的話，發下的命令，就等於我的。至於這個隊伍的當前任務，最重要的我以為是重新整理，再候令調動。大家跟我已經有很久時間了，都知道我們這個隊伍的光榮歷史，而這個光榮現在正在遭遇着最殘酷的試驗。我已經是不行了，由於領導的無方，已把我們的威信在一箇月中完全掃地了，但這絕不是弟兄們該負的責任，這是我的責任，我不怪誰。不過，我們要知道我們這一次雖然是慘敗了，但是這個鐵的部隊始終是光榮的，我們不允許它有任何污點，就是拋頭瀕血也都要把這奇恥大辱洗雪，這是我們當前的最大目標，我把這責任交給大家，希望各位共心協力；」

官員們聽見了這番話，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吃驚的，隊伍的處境不是在一天一天好轉嗎？我們不是還沒有大損失，不是還可以大大的幹一場嗎？那麼軍長爲什麼要那樣倉促地離開呢？是不是上面有什麼命令來要把他調開？可是這事却沒有誰聽說過啊！末路英雄沉默了一會，然後對着大家不安的面孔迅速的

掃了一眼，他知道他們想問些什麼，但是沒有胆量說出口，於是他接着又說道：「你們也許覺得奇怪，爲什麼我在這時，在我們這個處境日益艱難的時候，倉倉的離開了你們。其實這理由是很簡單的，你們馬上就會明白的。因爲這一次我們打了敗仗，打了一個戰史上從沒有過的可恥的敗仗，中央正在追究着這個負責者，我既然是這個部隊的首長，一切責任當然也該由我全部來負，我這一次其所以不得不倉皇離開你們到總司令那兒去，主要的就是爲着這件事。至於以後的情形會弄成怎樣呢？我這時還不能說，也許我們還有機會見面，也許我們從此永遠沒有機會見面了。不過，我還希望各位不要爲這事灰心喪氣，有什麼事我會全部負起的，你們要好好的工作下去，一直到把我們的國恥私仇洗雪了爲止。」

說着，他覺得自己有點感傷，便沉默着，看見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於是又諄諄的叮囑了一些話，把幾件事務交代清楚了，才宣佈散會。當大家要退出

會議應時，他又遜憐的和他們握手，並低聲的叮囑道：「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光榮傳統！」

半個鐘頭以後，他帶着一個衛兵，一柄勤務就動身走了。

模雄到了總部駐在地，已經是五天以後的事情了，一趕到，他并不先去拜會他的友好，從車上跳下後就自己一個人，朝總司令辦公室走去。徐將軍也恰在三個鐘頭前，把那命令頒發到各師單位去，他已經很仔細的考慮過，覺得不能壓得太久，應該儘快的把它公佈出去，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有關國法軍紀的大事，要是他這位十多年來的老朋友，也還有點軍人的氣節的話，不用動刀動槍，一接到命令也許會自己來的；不過他過後一想，覺得也很難說，在這樣兵慌馬亂的時代，要是他抗拒了命令不來，那麼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當他剛正想到這兒，在門外忽然就有人喊道：

「報告！」

「進來。」

布簾輕輕的搖撼着掀開了，就有一個官員應聲走了進來。當徐將軍抬起頭去看時，差一點，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有這樣可能嗎？在三個鐘頭前，他發出的那道逮捕令要捕捉的人，隔了幾百里路，只經過短短的三個鐘頭就親自來了，並且就在他面前站着。這事情實在發生得太突然了，使他的神情一時變得有點慌張。但是旋又兀自鎮定下去，他想對方或者還不知道這回事，也許是爲了別的事情碰巧來的，如果不錯的話，那倒省掉他許多麻煩。

模雄在他的上司面前，恭敬的鞠了一躬，就站着不動。稍稍過了一會才微笑着說：

「報告總司令，模雄自己來投案了。」

接着，他就雙手奉上一小包東西，在那裏面，包着他的委任狀、獎狀和勳章。

「這些東西都是總司令代表了國家，親自授給我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待罪的罪人，已沒有資格，也不配來享受這些榮譽，所以我照樣的把這些東西交還國家……」

他激情地把這些話一口氣的說了下去，覺得呼吸很短促，已經再也說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沉默着。不過在他面上還勉強的露着微笑，他想：對方就要因他的過失而把他嚴加痛責了，說不定就會馬上把他扣留了起來。

但是徐將軍却出他意外地對他這一次的自首，不但不加以指責，反而看着他那食罪的神情，聽見他那些短促而有力的話，大為受了感動。他默然的凝視着他，想起了他們十幾年來的交情，和共過了患難的那許多日子；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他何嘗不看重私情，但是國法比私情還重要，他是一個中國人，一個軍人，他是不能爲了私情而違反國法的。心中是有着慨然系之的情緒在奔騰起伏，眼中慢慢的也就被淚水汪住了。

模雄面上的笑容也不得不慢慢的消失了去，到這時，他才知道雖然經過了這一次大事變，大打擊，也並沒有使這位上司仁慈的心地有所改變。他還是和幾年前一樣，對他的部下是寬大和平的，像一個慈父之對他的兒子，這使他更加懊悔，懊悔自己過去的大意和過失，要不是他首先折了爛污，大家何至于弄到今天這樣狼狽程度？因之心里禁不住起了一陣辛酸，默然的把頭垂下來，而淚水跟着也就像露珠一樣的滴下。不一會工夫，他們兩個都咽聲的哭了。

他們就這樣默然的相對着哭泣，誰也不想先開口說什麼話，實際上一切事情也夠明白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反之只有增加了自己的一點愁緒而已，于大局亦無補益，什麼事情都像早已安排好，定下似的。這樣，他們過了約有二十分鐘。

終於，徐將軍一邊抹去面上的淚痕，一邊哽咽着先開口了，他說：

「模雄，我的命令還只是在三個鐘頭前發出去，你怎麼先就知道？」

「這件事情我早就猜着了，同時也有朋友預先通知我，我相信這一道命令已經來了好久了，不過給總司令壓着不發。」

「你猜的不錯，已經來了快十天了。你沒有等命令到就先走，你的隊伍又交給誰帶？」

「交副師長帶，走時我且叮囑過他們，要是總司令在短時間內還沒有派下新師長，要他們共同維持。」

「弟兄們呢？」

「都好，不過還要經過短時間的整理才能作戰。」

「你真的是下了決心來自首的？」

「我是一個軍人，我知道軍人應有的氣節是什麼。」

「你講的不錯，只有這樣才算是大丈夫；但是你還過你的家庭應該怎樣安插嗎？」

「我想過了，她們現在都在香港，而且都過得很好，以後的生活大概不會成問題。如果我這次有什麼……，我模雄是沒有什麼的，只希望總司令把她們當作自己人看，多多的照顧她們。大兒子很有點軍事天才，大了可以送軍校。

……」說到這兒，他的聲調復又咽不成聲，淚水也紛紛落下。

「這一個，你可以放心，」徐將軍安慰着他說，「對於這一次的事情，模雄，你處理得很對。這一次中央雖然追究得緊，我想你去了也不至于有什麼生命的危險。我們現在雖然打了敗仗，吃過一點虧，但是就說我們會從此而一蹶不振也未必。你可以安心，在外頭我們的人還多，大家還可以替你想點辦法。」

「總司令的好意我是永遠都忘不了的，不過，我模雄也並非貪生怕死的人，怕死的就不來當軍人，也不來投案了。要是說國法軍紀非要我死不可，我也決不會咬喙一聲。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有什麼話說，別的不敢有所苛求，只求假如非死不可，也給死個光門磊落，說我模雄並不是那個禍國賣民的亂黨就是。」

總司令你是知道我的，十幾年來我跟着你，沒有一天不把你當作自己的父兄家人一樣看待，我因為愛你，同時也知道你的處境從這次事件以後，是更加艱難了，所以也不願要你爲了我的事去找麻煩。」

「不要這樣，模雄，你的事，我們一定要想辦法的。」

剛到甯兒，衛士進去報告參謀長求見，他們的談話便在這兒停止了。徐將軍叫模雄暫時留在總部內，等戰區軍法處來提調。

當模雄退出總司令辦公定後，徐將軍接見了參謀長，并叫人發一個電報到軍務委員會去報告，說模雄已於某月某日自動到總部投案。第三天，回電來了，要他們把這個罪犯押解到戰區軍法處去訊辦。於是在當天晚上由徐將軍親自發起的一個歡送會，就在總部的禮堂內舉行了。參加這一次歡送會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和模雄有點交情的高級官員。這一頓飯，辦得非常豐富，菜餚也比往

時更爲充足，而酒則更不用說了。每個人差不多都是用玻璃盃來代酒盃，大家一邊喝着，一邊還故意裝着快活逗人笑的樣子，似怕會場空氣弄得過於嚴肅了，引起不快感覺。徐將軍還特地派了一輛專車，從三十里外去叫一個跛足（雖然跛得不怎樣利害。）祕書來參加這次宴會。這位跛足官員，以擅手運用滑稽動作和語言，來娛樂全體同事爲能事。除了這一着外，他差不多是什麼事都不大去管。因此，每遇到嚴肅正當的場合，他總是露着十分悲哀失意的神氣，這樣叫做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假使反之，怕會場太嚴肅了，想輕鬆點兒或熱鬧點兒的，那就「非君莫屬」了。不過，我們也不能小觀他，只憑這一副才能，四年來他居然也爬到上校祕書這個地位了。

出席參加這次宴會的官員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和担掛，他們所希望的，是能使這個歡送會開得熱鬧輕鬆，担掛的却怕再開成像上次的樣子，把大家的興緻都打散了。但是當這會一開始情形却就自然的嚴重起來，它是和上

一次一樣的，正循着嚴重方向走，會場充滿了沉重的，濃冽的傷感氣氛，沒有一個來出席參加的人，不一進門就給由這氣氛發出的感傷情緒傳染着。他們開始是笑，繼之是黯然，最後沉默了，好像有許多心事在他們心中起伏奔騰，儘管這個跋足祕書用多大才能想來控制會場，使它輕鬆一點，但是他的滑稽的低級的动作，也僅能撲得大家一陣低弱的笑聲，而這笑聲又是多麼勉強和陰鬱啊！其實也只有這笑聲，才能夠使大家的心情略為輕鬆一點，使會場的空气稍為寬舒一點。可是當這笑聲沉寂過後，沉悶的空气又像烏雲一樣的籠罩上來，在四周角落裏密佈着了。

不過，這一次大家都爲了禮貌關係，不願意使對方看出了自己的不快，於是就爭着用大盞酒，用瘋狂的豪飲，來掩飾自己這種不健康的心情，特別是徐將軍他自己。不久，大家就都漲紅了面孔，且醉着了！

「爾志們，」徐將軍忽然從他的座位上站起，拿着一大盞酒對大家說道。

「爲我們的模範同志的健康乾一盃！」

大家乾盃。模範隨着也站起來，說道：

「各位同志，也讓我們爲總司令的健康乾一盃！」

於是，大家又乾了一盃。

在這時，有人自作聰明的講了幾句惜別的話，徐將軍聽了忽然就墮淚的哭看。於是有些官員就都以爲他已經醉了，便紛紛的跑去勸解他，但是他却說：

「不，你們都走開，讓我自由的哭幾聲罷。」那些想去勸解他的人果然都走開了，他在悽楚的心境中過了五分鐘，才又站着神態震奮的對模範說道：「

兄弟，我們十幾年來一起在槍林彈雨中，過日子共艱苦，從沒一個做出一件對不起朋友的事，也沒有一個做對不起國家的事。但是這一次爲了日本強盜，却不得不使我們在這種場合喝別離的酒，今天是你，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許會輪到我！但是我不灰心。你應該堅決一點。明天你就要走了，可以安心的走，我

們希望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要是真的有什麼三長兩短的事情發生，那是因爲了日本強盜的關係，我們都是大丈夫，我們決爲你報仇！」

說着他涕流縱橫，拿拳頭在空中威脅的搖動了一下，又率然砰的一聲敲在桌上。

「我佩服模雄，」他說，這回的話，却是對着衆官員的。「他雖然是一個戰敗將軍，但仍不愧爲大中華民國的軍人。不錯，他打了敗仗，他被下令緝拿過，但是他推諉責任，他有氣節，能勇敢的挺身出來擔當，要是我們做軍人的個個都有他這樣的節氣、決心、那還怕不把敵人趕下海去？……」

大家緊張地沉默着，垂倒了頭，看在地下。好像在做紀念週時沉默五分鐘一樣。只有模雄在那兒氣悶的喝着酒。

「國家今天雖然不能原諒他，全省的四千萬民衆，雖然也不能原諒他，但是有一天真象會明白，國家會原諒他，全國同胞會原諒他！我相信一定會有這

麼一天，而且就在不遠。現在，我們的模雄同志就要走了，他勇敢的要去受國法軍紀的處分了。同志們，看在這多年同事的面上，舉起杯來，爲我們模雄同志的前途光榮乾一盃！」

說着，他先舉起酒盃來喝乾了，於是大家也一樣的站起來和着他。當他在喝乾了這一盃酒後，就離開了席面匆匆的出去，模雄也離開席面，在他後面跟着。他們好像還有私事要交代似的。

當徐將軍一離席，席間嚴重的空氣也好像隨着過去了；因爲我們那一位可敬可愛的跛足祕書，又開始活躍了起來，他叫大家按着肚子大笑，並且瘋狂的，用無窮盡的彼此祝福來乾盃，到最後大家都嘔吐着並且醉了。

當徐將軍第二天從床上醒轉來的時候，模雄已經和一位高級官員，帶了四名衛兵，坐着小汽車走了。他們將要先到韶州，然後再設法轉桂林，直轉押到

戰時首都去。在那兒，由另一羣高級官員組成的軍事法庭，正在等候着他。

徐將軍的頭這時感到有點昏眩，好像很不舒服，但又不像是病。他有點後悔，後悔沒有和模雄握一握最後的一次手，而他竟然也沒有來辭行。不過，這樣走也好，省得彼此間見了面又要難過。從模雄到來的那天起，在他原本就很鬱悶的心情中，好像又添加了許多新的複雜的成份進去。從他的內心生活來講，仍然是很混亂和矛盾的，他雖然在平時不大肯聽，肯相信人家的閑話，在這時，不知道爲什麼吹到他耳朵里的閑話却特別多，而且每一句都在那兒生起根發着芽。至于在北、西這兩條戰綫上，戰局仍然沒有什麼新發展。雖然因爲有了大批中上級官佐的被撤職記過，特別是模雄的被扣留，稍爲起了點鼓勵士氣的作用，而戰局依然是朝着悲觀的路上走的。然而這又是爲甚麼？敵人的和我們的力量差得過遠？並不！從戰局稍爲安定下去之後，敵我兩方力量的對比，已經逐漸的起了變化。敵人的攻勢已被阻遏，我們的防禦力也增強了。但是，

爲什麼又不能打一場勝仗？爲什麼擺在他們面前的，仍然是那可惡的陰暗的影子？他經過了好些時間慎密的思攷，也就慢慢的把病根找出來了。

由于這一次失敗的教訓，已經使他睜開眼睛，并且就矇矓的看見一個叫人顫慄的陰影。因爲他覺察這陰影是從他的隊伍中，從下層鑽出來的，就使他醒悟到自己過去對於自己的隊伍實在太過於放縱，太不關心了；那病根爲什麼只在上層的領導機構，爲什麼只在敵人方面，而不是在部隊中？不，他得慎密的去檢查檢查。不久他果然也祕地在他的部隊中進行起慎密的檢查來。當他發現了他的部屬，在下級幹部中，有那樣多已經是腐化了，在中級幹部中有一些是飯桶，另一些就走了貪污的路；至于那些好的，真正把帶兵打仗當作一番大事業來幹的也有，但却也太少了。他們聯合着對他進行欺騙，他們在他面前裝出忠誠坦率的樣子，在背後却就幹起出賣他的工作。軍隊的配備是好的，但却缺乏了政治訓練。說是這些子弟的素質不好嗎？調到外省去他們却也到處打了勝

仗，使鬼子麻煩得頭痛。而在自己的家鄉作戰，却反而被少數的敵人不出兩個星期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他想着，有無限的感慨，那個叫人顫慄的陰影剛剛不知去向，現在又在他面前搖拽着站出來了。

「我徐某人何嘗不想做好，但是幹部……，我沒有一個可信任的。」

於是，他開始使自己的脾氣變得急躁而易怒，動不動就要冒火，要罵人，對誰都不信任，而且常常把自己關在房裏，反背着手單調的急躁的走着，好像只有這樣，才能消解他心中的煩悶似的。

徐將軍心情的突然變化，成了全體官員們憂慮的對象了。大家都希望我們這位可敬可愛的跋足祕書，能夠到他面前去獻一番身手，挽救挽救這一個可悲的黯淡的局面。那跋足祕書好像也很以自己能勝任愉快，於是他就試着要去碰一碰他的黃金命運。但是，結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裝着黯淡的面色退下來了。之後，是除了有正式公事要去報告而無法避開的外，誰都想法子避開他，不願

和他見面。因為他們都害怕他也許會突然的給自己來一陣難堪。

政治部主任回部了，他是在一週前奉令出發到前綫一個部隊中去視察政治工作的。這回和他一同回來的，還有他屬下的一大隊政工隊。他們——政工大隊，從曠州撤退以後，就一直被安置在前綫做流動工作，這時正因為工作做得太疲勞了，同時也是戰局已轉趨穩定，想暫時回到總部來休息整理一下。所以當主任到了前綫，他們就向他提出這一請求，且馬上就被批准了。

主任回部後的第二天，就走去看尚在惱怒中的徐將軍。這兩位結拜弟兄，對坐着沉默了大半天，徐將軍才想起應該問一問他這次到前方去的工作情形，表示一下自己對政治工作的關心。主任也照樣的回答了，在他們這樣作過一些枯燥的例行問答之後，兩方面似乎都覺得再也找不出什麼話來談了，於是乎便又繼續沉默着。這種無聲的責罰，使主任這個性急氣躁的人忍受不往了，但是他以為徐將軍的極度冷淡，不是表示他對自己的不信任，或是有些什麼不滿所

致，而實在是太失意了，生活又過得平凡，要治好這個病，必須使他儘可能的出來走動走動，不要老蹬在一個地方。於是他就向他獻議：他最好能到政治部去走動走動，政工大隊正從前綫退下來整理，這六十幾個青年男女，精神都非常之好，他們會因為從贛州退出後，就一直沒有看見過總司令，希望在這一個時候，在他們剛剛回來的時候，總司令能親自去對他們講講話。

「你覺得這是必要的嗎？」沉默了好久的徐將軍，對於這件事好像也發生了興趣，因為主任馬上就看見佈在他面上的那些陰鬱雲彩，已逐漸的消失了。

「我想這不只是必要，且是十分應該的。」

「是嗎？」徐將軍說，停了一會又問。「那麼什麼時候去呢？」

「就在這時好嗎？我去打電話。……」

徐將軍在心裏暗自想着：能夠在這時出去走動走動也好，擠在這兒的這些面孔，這些單調的東西，叫人看了實在有點氣悶。

於是，他把頭點了一下，表示已經答應了。主任喜悅的向他投了一眼，也就從沙發上站起來，走近辦公桌邊去搖電話。

當政治部的官員們，接到了主任打來的電話，說總司令就要動身到這兒來檢閱時，時間已經很不早了。值日官滿頭大汗的到處去通知，叫大家注意整潔。跟着，十五鐘後，在總務組一個少校組長的領導底下，全部的勤務工役就都出動了。

不久，就有了一個人喘着氣，從村口外跑來通報，說：將軍們已經來了。不錯，將軍們果然來了。總司令這時是跨在一匹高大的噴火色馬上，一騎當先的在秋收後的田野上直朝村子奔來，在他後面，緊跟着的是主任，參謀長、跋足驚響，還有四個衛士。他們剛好跨進村子，像是早已安排定了樂隊似的，就有十幾條狗同時的吠了起來。

一會兒，這些大人物，就都進了村，沿一條大路直奔向我們這間從前曾作農民牛欄，現在被修整裝設過的政治部來。走過曠場，到了一棵龍眼樹下，徐將軍首先把坐騎勒定，回過頭去看，跟在後面的人也先後到了。於是他就跳下馬來，拍一拍身上的灰塵，且跨進政治部的大門。值日官筆直的站在辦公廳外，突然叫人心胆俱寒的大叫一聲：「立正！」於是整齊地，坐在辦公廳里的官員們，都一致的站將起來。

徐將軍舉起右手向大家回禮，又住足朝四周看了一眼，就朝主任室直走進去。立着正的官員們，隨着也散開了。他們有的出去看看徐將軍騎坐的那匹噴火色的馬，有的去担任招待，另一部份就走到對河去通知政治大隊，告訴他們總司令和他的隨員們就要到了。

徐將軍在主任室中，坐了一會說了一些話，并且順口說出他對政治部這些官員們的印象很好，他說：他覺得政治部的工作人員，要比總部的有用得多了。

抽過幾口煙，喝了一盃咖啡，又用過水菓後，他們又準備出發了。從這兒到政治大隊部去，要經過一條江，他們叫它做沿江。過了江還要走二分之一里的路才能到。他們因為要過江，路又不遠，大家就決定暫時離開坐騎步行去了。

這一行人在走出主任室後，就一直朝河邊走去，沿途都有老百姓走出來看，他們要來看一看這位在民間曾有那麼多傳說的將軍。他們在十五分鐘後，就沿河岸直走到渡口。在這兒搭有一個不大的草棚，草棚內住着一班查渡的憲兵。當這班憲兵聽說總司令要從這兒渡江，他們就在很短時間內把草棚子裝飾得活像一個招待站，並且在周圍佈起哨來。在渡口草棚前，這時已擠着許多政治大隊的官員了，他們是特地過江來迎接總司令的。有一隻無篷的渡船，在那兒悄悄的伏着不動。把眼睛再放到對岸去，在那邊的渡口上，也擠着許多人，他們都是政治大隊的隊員，在二十分鐘前早已列好隊在那兒等着了。這時，當他們（政治大隊）看見對岸的渡口，中校大隊長用跑步姿勢，跑出人叢裏，向一個

高大的人敬禮並致歡迎詞的時候，就有一個人從行列中跳出來，站在這隊分成兩行一字排的同志們面前。低聲的說道：

「同志們，請注意，唱『太行山上』，一、二、三、唱！」

於是乎一個整齊的，二部合唱的歌聲，就起了。

在岸這一邊的官員們，這時已經下了渡船，正朝對岸開。徐將軍一個人站在船頭沉默着，在他背後親蜜地緊靠着主任，他不時在他耳朵邊低低的說着話。徐將軍聽見那歌聲，好像它已使他心里的血液沸騰起來了，他的眼睛就發火似的閃灼着，一點也不放鬆的看住對面，尋找他們的面孔，似要用這方法來抓住這六十幾個青年人的靈魂。

歌聲在河面上顫動着，有時是那樣的雄偉、輕快，有時却是那樣地沉鬱哀愁，這使他深受感動了。從離開贛州起，他每天所能碰到的，看到的，儘是些訴苦求饒的面孔，所能聽見的，也儘是些呻吟和哀訴，却從不會看見，（而他

又是多麼迫切地需要着啊！）像這樣有生氣的面孔，聽見這樣年青的歌聲，他們在那兒笑着、喊着、呼叫着，是多麼愉快，而又堅定啊！他在感動中伸出了發抖的手，把政治部主任緊緊抓住。

「你知道，」他激動着說。「這是一個什麼歌？」

主任雖然也很受這歌聲的感動，但也知道這叫什麼歌，於是就回頭去問站在他旁邊大隊長，大隊長稍爲想了一會才又回答說：

「這叫做太行山上，」接着，他又補充道。「這是天才新學會的。」

於是主任便把同樣的話傳遞給徐將軍知道。徐將軍聽着把頭點了一點，心里想：太行山是在北方，有人替它做歌傳給大家唱，有一天我也要叫人來替白雲山做歌，也那樣的傳給人唱。

歌聲剛剛停下，跟着就是火辣辣的口號。這批青年朋友，差不多到了要發狂的地步了，他們呼喊着，揚起拳頭，並且高高的從地底下跳了起來。像這樣

的排場，主任十二分滿意，因此他在船上就有力的拍着手，其他的官員便也跟着做。徐將軍雖不會拍手，却以非常動人的姿勢向他們把手揚着，好像是說：「謝謝你們，我最可敬愛的青年朋友。……」

船靠岸了，政治大隊的隊員們，由四位女隊員領導着，把這批官員們團圍住，有一位年紀還只有十八歲的女隊員，代表了他們全體在他面前立正，並致着非常之漂亮的頌詞。徐將軍莊嚴而慈善的聽着，當她的頌詞剛剛致完，他就微笑着回頭去對主任說：「這個小朋友叫什麼名字，從前在那兒讀過書的？」主任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了他。

徐將軍聽了便禁不住連聲稱讚起來：「好一個聰明的孩子！」

他們在渡口停了將近十五分鐘，把儀式舉完了，就動身沿一片蔗田向大隊部走，官員們走在前面，政工隊隊員跟在後面，他們還是那樣唱着那叫人感動的歌，而那歌聲又永遠是那樣撩人的，於是我們的徐將軍在路上又不得不有第

三 一次的感嘆了！

到達大隊部以後，他們稍爲休息了一下，就由大隊長引路出去參觀他們的宿舍，圖書室，工作室，最後就坐在辦公室中了。跟着來的官員們，這時都去找自己的娛樂去了，只有主任還陪着他坐在那兒，徐將軍告訴他：他打算找他們中隨便那幾個人來談談。這時恰好有幾個政工隊的隊員在辦公室外探頭探腦的在看他們，好像是專門給派來這兒準備隨時答覆總司令或主任稽問似的，於是主任就順手把她們招了進來。

「來，」他說。「總司令要和你們談談。」

那幾個政工隊員彼此望了一眼，整一整衣服，脫下頭上的軍帽就走進來，一字排的在那兒取立正姿勢，恭敬的等候問話。徐將軍向他們逐個的看着，於是就露着笑容，指着對面的椅子說：

「大家都坐下！」

但是他們却依然一點也不動的，一致的拿眼睛去看主任，主任便微笑着點頭說：

「總司令叫你們坐下，大家就坐下！」

於是他們就像剛才站着的那樣整齊，一字排的取着半弓形，在他們面前坐下。

徐將軍細心的，把他們察看了一番之後，就要求他們逐個的講述自己的姓名，家庭，出身和經歷。他們也逐個的講述了，滿足了他。從這些人的口中他們可以知道大家的出身都還不壞，學歷有一大半是高中學生，其中還有兩個是進過大學的。當徐將軍聽見他們的自我介紹之後，便忍不住要吃驚了，他有點不敢相信，大學生也來當政工隊員，拿二十四元一月的薪水，過着和士兵一樣艱苦的生活！這是可能的嗎？難道他們在社會上找不到政工隊員更好的職業？但是，在他們中却有一個代表了全體說：「我們有些同志是原本就有了職

業的，待遇也還好，只是爲了要直接參加戰地工作，對國家有多一點的貢獻，才把原有的職業辭掉。其他大部份是在學校裏讀書的，也因為同樣原因走出來，雖然我們的家庭是反對的，但是大家却仍舊不管，跑出來參加。」

「你們不會覺得這工作太苦，過不慣？」

「開頭大家有一點覺得苦，但是時間一久也就慢慢的習慣了。講到苦，老實說，士兵同志比我們還要苦上幾十倍哩，但是他們却照樣的生活下去，和敵人拚命……」

徐將軍把頭肯定的一點了一下，在他的肚裏，跟着就暗暗的嘆了一聲。不過，在外表上他却照樣裝做不甚明白的樣子說：

「他們都是農民，平常時苦慣了的，而你們却不調，你們出身是很好的，而又是大學生。」

年青的政工隊員謙虛的答道：「從前我們也是這樣想，但是現在我們不論

誰都不敢這樣想了。我們認爲能不能吃得苦，主要的是在於他的思想和認識，整個國家民族現在是在苦難中了，我們只要能使國家民族早日甦生得救，自己稍爲吃點苦又有什麼關係？這樣的看法，不只是我一個，我們的許多同志都是這樣的。有了這個認識後，大學生也可以和別人一樣吃苦的，比方我們的同志，在前方時都和士兵同志一起生活的，而在我們中間，也常常展開反對脫離羣衆跑上層路線的鬥爭。」

說到這兒，那兩位官員又很以爲然的點點頭去。

「你們參加這個政工隊，已經有多久了？」

「差不多要一年了。」

「在工作中，是不是什麼都覺得滿意？」

年青的政工隊員暫時的沉默着，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得多費一點時間來考慮。這種話是說錯不得的。一會，才有一個女隊員壯着胆子回答：

「我們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

「比方什麼？」這次說話的，却是主任自己了。

「比方工作同志太少了，」那女隊員理直氣壯的說。「我們只有六十個人，各師又都沒有政工隊的組織，每一次派下隊去工作，每一師只能派二十人，而一師照編制却有××個弟兄，二十個人夠什麼？爲了要做些表面工作，如唱歌，演戲，出壁報，應付上層，已經忙不開了，那兒還有時間去和弟兄們接近。就是勉強接近了，也是走馬看花式的馬馬虎虎，因此我們常常覺得工作無法深入，不能發揮政治重於軍事的作用。……」

徐將軍和主任同時的點了點頭，表永對這個答案十分的滿意。過了一會，看見沒有第二個接下去，徐將軍就又微笑着問：「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別的？」

「還有，」另一個已經沉思了很久，始終覺得他的意見還未成熟的青年說。

「我們覺得有許多青年，他們工作能力是強的，熱情是有的，也很願意來吃苦

做戰地工作。但是却找不到機會。從贛州失守後，到現在不是還有兩千多青年在外面挨飢受冷，過着沒有人家理會的流浪生活嗎？把這大批青年安插到一個適當的工作崗位上，是很必要的。……」

話沒有完，就有另一個人性急的，提出另一個問題來了，他說：

「我們工作了近一年，覺得許多帶兵長官生活習慣太壞了，又大都看不起政治工作，政工人員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多餘的，是飯桶，有些甚至於說：我們的女同志是用來調濟前線長官生活的，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他們大半都有一種不很正確的觀念，以為只有槍砲才是萬能的，只有好武器才能打勝仗，政治工作無用，再加上原有的那些政工人員也不十分負責，不了解當前的大勢，不能適應當前客觀條件的需要，結果弄到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無成效。我以為改變這些帶兵官和舊政工人員的頭腦也是很重要的。」

慢慢的，被稽問着的人，胆就壯起來了，他們不等人家提問題就搶着發表

意見，到最後問題也就越提越多起來。正當這時，集合哨子響了，那些政工隊員就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說要去集合聽訓。隨後大隊長就跑來報告：隊伍已在門外操場上集合，請總司令訓話，徐將軍向主任看了一眼，好像是說：「你覺得這是必要的嗎？」就走出去了。

在走向總部的途中，徐將軍的心中有無限的感奮。在這一個戰場上，打了將近七個月仗，在他的部隊中也逐漸的發現了許多弱點，但是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有人向他提出類似比類問題呢？爲甚麼大家都想隱瞞着他？要不是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將永遠也聽不見類似此類率直的意見了。接着他就自己心中下了這樣一個結論：相信這一次其所以打了敗仗，絕不是模範一個人，一枝部隊的問題，他不過先觸着霉頭就是了。在他那十幾萬部隊中，正在蔓延着一種慢性的腐蝕病。這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不知道，可是這病正日趨于

嚴重却是沒有問題的。這腐蝕病已經使大腸潰爛了，要是再不設法加以治療制止，說不定很快就會蔓延到肺臟，傷損全部技能，到那時他雖要後悔，雖要設法補救也已來不及了；而他也將不止會遭遇到像這一次這樣的打擊，也許還會更有比這個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他哩。

然而，要怎樣來防止這腐蝕作用的繼續侵入呢？他以為最重要的莫過於軍紀的整飭。他知道，在他統率下的這一枝部隊中，中上級官員因做官而發了十萬家財的人頗為不少，他們曾私下不法地做着走私，包庇烟賭，還有其他更可恨的事情。對於這種人如果不大膽的、徹底的、毫不容情的加以剷除，他的隊伍永遠是無法改造的；還有那些下級幹部，也必須集中教訓，以便養成他們的公正廉潔作風。一個現代軍人，必須有現代的頭腦，不然就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終歸要被淘汰的。最後他又想到，他統率下的近二十萬的士兵了。他們的素質原來是純潔優良的，但是沒有完善的訓練，缺乏深入的政治教育，且因為

大部是從各地農村被抽調出來的，自然也免不了保有一些殘餘的惡劣的習性：散漫、自私、缺乏民族國家觀念。像這樣的隊伍怎能應付得了那有現在配備，優良訓練的敵人呢？怪不得他們要一再的打了敗仗。想到這兒，就有一個頗爲具體的，關於中下級軍政幹部改造計劃的影子，在他的腦裏提動着了。

在回到總部後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了一個非正式的高級人員的談話會。在會議上，他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他們，但不加任何肯定的說明。對於他這個改造計劃，官員們差不多是一致的表示贊成。不過，當他一提到要起用青年來改造下級士兵的素質時，却馬上就引起了一場爭論。爭論者分爲兩派，一派是反對派，他們的意見是：

「……對於這件事，牽涉過廣，我們以爲還得慎重考慮。最近青年的思想問題鬧得很兇，固然他們都是熱情的，肯吃苦，願意幹；也的確能使部隊的

素質戰鬥力局部的提高。但是，我們却不能不有所顧忌，他們一參加進隊伍中後雖能醫好一部份舊症，却同時也會給我們帶來了新病，舊症不過是一種慢性的腐蝕病而已，不會立見有致命的打擊，但是這種新病却是急性病，隨時隨地都有使我們致命的危險。……」

擁護派也提出了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認為青年的思想問題，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即使是×××現在也是抗日，宣傳抗日的，何況這一批青年，我們還不能確定他們是不是那種人，或受這類思想的影響！我們只要問他們是否有熱情，肯幹，單純，可愛；如果是這樣，我們就該毫不懷疑的信任他們。反之，對這些人我們如果不去好好的運用，領導，他們就會在外面鬧出更大的事情來，因為抗戰的熱情逼迫着他們，使他們不能寂寞下去，不能不出來工作，不能不替國家做點事。我們如果不要他們，說不定他們就會投到另一方面去，這不就等于迫他們上梁山？……

反對派對於擁護派的意見，也不能完全同意，他們說：「我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歷史上已有不少這類失策的例子了；我們還時貪了一點小便宜利用他們，久之就會去上他們的當，給他們利用。」

「那麼，照你們這樣說法，我們就不能利用青年了？青年人有什麼罪？」

「我不反對利用青年，但我反對無原則的利用。」

「要怎麼才算是有原則的？」

「對於那些在思想上認為是有問題的，要加以無情的，不客氣的打擊……」

「怎麼才算是思想有問題？我們能不能用一把尺逐個的去量一量他們，說這個超過幾尺幾寸是思想有問題，那一個還沒有過幾尺幾寸，思想沒有問題……」

「得了！得了！」當這場爭辯正劇烈的時候，就有第三者出來說話了。「你們這樣爭辯下去是永遠得不到結論的，因為兩方面都有對也有不對的地方，我

現在想到一個很好的折中辦法；那就是在原則上，我們決定起用青年，大批的起用，不過應該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接受我們嚴格的主義的訓練。我們採用了黨和主義的訓練，來統一他們的思想，集中他們的意志，使他們能走上正路。至於在訓練中，如果發現有思想成了問題而且糾正不過來的份子，我們當然要嚴格處分。對於我這個意見，總司令和各位同袍覺得怎樣？」

當兩派人都點下頭，默然表示贊同後，那中間派才又說道：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原則都表示贊成了，那麼我們就得開始執行。至於應該怎樣去計劃，去訓練，我以為我們用着在這兒討論，只要交給政治部去辦就是了，因為這批青年將來訓練出來，差不多都是下級的政工幹部。」

爭論就暫時的在這兒平息了，大家於是就齊把眼光轉到總司令身上。他一直坐在主席位上，默然的坐着，靜聽他底屬員們熱烈爭論。當這個爭論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大家勉強的做出結論來，雖然這個結論也正符合着他的意思，但他

却仍然不動一點聲息，只是聽到散會前才站起來宣佈道：「時間已經不早，大家有意見也都很能痛快率直的說出，意見也都很可貴。現在，時間不早了，可以散會了。」

當他的私人辦公室，只有他一個人時，他撥通了電話到政治部去，要主任即刻過來，說有要緊事情和他商量。主任在三十分鐘後果然來了，於是他們就單獨的關在室中，詳細的談着話，他對主任說明他心中的隱憂，最近想出的籌辦大規模軍政訓練團的計劃，以及剛剛發表的這一場爭論。最後他懇求他的意見，主任沉默地聽着，覺得這個計劃是極其實可行的，辦法也是挺好的。不過，要是當真的實行起來，却還有問題，那是什麼問題呢？他沒有說出口，只是藏在心裏而面上却就露出還待商量的神氣。

徐將軍看見他那樣緘默不語，以為他對這個計劃也是不怎樣贊成的，於是就焦急的追問道：「你覺得怎樣？」

「我原則上完全贊同，」主任說。「因為我老早也會考慮到要辦這麼一個幹部訓練班，不過規模沒有這樣大。這辦法好是好的，但是也還有問題，我們不能不仔細研究一下，比如經費就是一個大問題。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事業，需要大批經費，我想起碼也得二百萬元。因為照你的意見看來，我們這個訓練團的範圍是很大的，包括全集團軍全體中下級幹部，包括二千多個青年政工隊員的訓練，合起來人數也不能算少了。而我們這筆錢的來源呢？」

「這也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徐將軍微笑着說。好像早已成竹在胸。「不過我也早已想過，當我們離開贛州的時候，不是還在銀行里存了一百二十幾萬募寒衣的捐款嗎？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暫時把它挪用一下，其餘幾十萬元再想想別的辦法。」頓了一下之後，他又問：「你是不是同意這辦法？」

「我同意！」主任興奮地說，他爲什麼早沒想起這件事呢？

「那麼，我就把這個計劃的草擬工作交給你，由你全權負責如何？」

「好！」

他們的談話到這兒就宣告結束了，而初步的計劃也決定了。

在四個上校長的專員，被分派到戰區的各綫去招撫那一批沒有人管教，沒有人供養，四散流浪着；和敵人，和病菌，和落後的民間意識搏鬥着的青年戰士隊員後，不出一個月時間，他們就被集中到幾個後方的重要城市來，履行登記和考試手續，最後才又一批一批的被朝後方根據地輸送着來。

當這一批懷着滿肚子熱情，滿身朝氣的青年，在這個荒蕪的山城中，被集中得差不多了，總部的政工大隊，就臨時的發起一個歡迎大會。在這個歡迎會中，有政工大隊的許多節目，也穿插了一些戰工隊從戰地，從他們工作中帶來的，新鮮而有趣的活報劇。

是這樣的一個爽朗而暖和的晚上，當月亮還沒有露面，在一片可容納四千

人的大草坪上，十盞盞燃着白光的瓦斯燈，已同時的從掛着布幕的台子上亮了起來。它的柔和的光波，照耀着在草坪上的每個角落，也照耀在這一千多個，剛剛換過草綠色新軍服的，青年人的亢奮的面孔。

這一批青年人，有百分之八十是屬於以前動委會戰地工作隊的，當贛州到了十分緊急的時候，當政府一再的下着命令，要全城市區的人不論男女老幼急速疏散的時候，這一批青年却留着不肯退走，他們說：「給我們工作崗位，給我們工作機會。給我們每個人一枝槍，因為我們不願當難民！」這把當地政府也弄得毫無辦法了，同時也受了他們那種堅毅和勇敢所感動，於是就決定要來舉行一次緊急登記，分配工作給他們做。這一個信息發出去後，就有成千個青年男女，從田莊，從課堂，從商舖，還有些是從工場里，像一股浩浩蕩蕩的狂流，不息的流向動委會去。他們在那所現在顯得過於狹窄了的寬曠的大房子裏擠着，滿面大汗的等着登記。登記完了，又默默的走向一角去編隊，接受人家

臨時指定給他們的隊長，最後才領着第一個月生活費，一個一等兵的生活費——十元〇五角，跟在隊長後面退出去。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好好的休息過，就因為時局緊急的關係，星夜出發了。

他們彼此都不了解，彼此都是陌生的。却要在一起生活，一起走向戰地，分散在東西北三條戰線中，和他們新的鬥爭任務搏鬥。但是他們却沒有一個是表示畏怯，表示退縮，好像這是命運，早已有有人替他們安排好了的。他們就這樣的散佈着在幾千里的戰地上，和寒冷，和病，和貧困，和敵人，和戰爭鬥爭着；丈夫遠離着妻子，兄弟，姐妹，愛人也彼此的被隔離了。

就這樣，六個月的時光滑過去了。他們以為戰爭將永遠要使他們受冷受餓，相互的隔離，沒有見面相聚的機會。却誰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機會，他們會在一個月夜裡，在一片大草坪上，在這個盛大的熱烈的歡迎大會上，彼此見面。於是乎握手、問好、談說、流淚以至於笑喊，就把這個空曠的地方

填滿了，那麼緊那麼密的填滿了，要是你不怕厭煩的話，你只要在這個場子的四週逗一個圈，你就會看到到處都有歡笑的面孔，男的緊握着女的手，感動地彼此對望着，好久好久的說不出一句話來，好像都要從對方的眼里，看出這半年來是否也有什麼改變，哥哥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在那草坪上慢慢的走，低聲的說着話，相互交換着詢問，訴說工作的困難，隊長的好壞，組織生活以及那無窮盡的小故事和笑話。至於結過婚的女人，就和她的丈夫，遠遠的躲到陰暗角落裏去，互相緊靠着，訴說他們別離後的情緒，彼此探詢家中的境遇。……不過，這個可感奮的聚會，却實在是太短了，因為隊長已在那兒吹哨子，叫大家集合了。大家雖然都有點不捨，却都迅速的站起來，互握着別離的手，約定下回再見。

徐將軍和他的高級僚屬，也被邀請來參加這一次盛會，他在台前最適中地方坐着，距離他面前約二丈遠，就是戲台。在台上，有許多精彩的節目就要演

出了，在他周圍有像海水似的青年羣包圍着他。當他用眼睛向台前，和自己的左右張望着時，他覺得所有的眼光，像火焰似的，都在望着他，中間還開雜着許多低聲的私竊：

「看啊！那一個剛剛望着我們這邊的，就是總司令。」

「他的個子多麼莊嚴高大，像一尊菩薩似的。」

他感動着，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赴這個歡迎會的。

在歡迎會的所有節目中，有他訓話的一項，因此當開會儀式剛舉行過後，他就被請上台去訓話。他以沉穩的，熱情的聲調，說出他心中的逐漸在高漲着的情緒。當他說明了今天歡迎會的意義，說明了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是有前途有保障的，說明了青年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所處地位的重要，說明了他最後的幾點希望，雷鳴似的掌聲就從沒間斷過，差不多每一小段，都能激起這樣一陣熱烈的反應。最後，他在一陣震撼山岳的口號聲中，下台了。當他重新坐上自

己的座位，他的心是那樣地亢奮，那麼易於激動，從贛州退出後，他的心境一直是在暗澹中，從沒像今天晚上有這樣明朗快活過；他好像被長久的埋沒在黑暗中，重新看見一縷光明似的，這光明的火焰雖然還是微弱的，但却已越走越近，越燃燒越熾盛了。他張開了兩隻手，等待着光明撲到他底懷裏來。

節目的表演早已開始了，戲是這些青年中的戲劇家編的，編得那麼地好，又演得十分逼真，以于不時要叫人像發狂一樣的叫吼起來。在戲劇里，他們暴露了敵人的殘暴，漢奸的無恥，我們士兵和民衆鬥爭的英勇事跡；雖有荒淫與無恥，但也有嚴肅與光明。這簡直不是在做戲，而是千千萬萬人生活斷片的疊積。它使我們認清誰是敵人，誰是友人。它使我們得到鼓舞和信心，好像是每一句台辭都含着同樣的意思：「放勇敢一點，中華的兒女們，我們已快把最艱難的午夜的路程渡過了，再過不久就是黎明！」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要因感極而泣了，因此就連續有幾個口號聲發出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回曠州去！」

藏在徐將軍內心的真摯的情感，從會一開始就和這一羣青年溶成一片了。

他和他們一樣的呼吸着緊張的空氣，受着感動；每當舞台上表演到敵人怎樣用殘暴無恥行爲，來摧殘我們民族的生機的時候，看見敵人怎樣來殺害我們無辜民衆的時候，他就會不自覺的伸出手去抓掛在他腰支上的手槍，一再的想站起來對那些可惡的敵人開一槍，或者親自跑上台去把他抓起來痛打一頓。他的憤恨怒氣一起在心中堆積着，悶窒。但是不久他又變得像小孩子一樣的快活起來了，他的憤怒情緒也鬆懈下去并且叫起痛快來了。原來他已經看見台上那些無惡不作的敵人，已被我們的民衆或士兵，打得亂七八糟的倒在台上，有些就跪着求饒，「痛快！痛快！」他說。「打死他媽的這些日本仔！」眼睛爲了興奮潤溼着。

這個熱烈的緊張場面，不久便過去了，因爲幕已經閉了，接下去的，是由

那一千多的職工隊臨時搭起來的活報劇，劇名叫「我們的戰鬥生活」。在那劇中，他們介紹了他們的生活情形：貧困、病苦、緊張的工作，他們常常因為向勸委會領不到經費，鬧了絕糧的恐慌。雖然是在飢餓着，但是他們却還要照常工作，跑到老百姓家里去做訪問。有時看見人家在那兒一口一口的扒着白米飯進口，而自己却是餓着，但是爲了工作的關係，爲了不吵擾老百姓，他們還是照樣的對他們宣傳，只是嘴覺得實在太餓了，老要流下口水來。於是他們怕人家看出來，就裝出吃得大飽了的樣子，一再的喝着開水，用開水來止餓。而結果呢？當他們從老百姓家里跑出來時，每個人的肚子都給開水裝飽了。還有些窮得連冬衣也沒有的，十二個人一隊，只有四條舊棉衣，棉被也極有限，而天氣又冷，叫他們怎麼辦呢？因此而放棄工作嗎？這是不行的！因此大家就獻出了一個輪班的新辦法，某時到某時輪着某人穿棉衣出去工作，回來後再和另一個輪在被窩裏取暖的同志換班，他們就這樣苦鬥着，捱過了那一個嚴冬。……

台下的人，不斷的被台上的表演，逗得哄場大笑，徐將軍也和他們一樣的笑著，但是他在那笑中却含着淚，這是一種辛酸而悔悟的淚。爲什麼他早沒想到這一批優秀的青年呢？爲什麼竟讓他們在那貧、病、飢、寒中渡過這一個嚴冬呢？他們的確是太辛苦了，當他還不知道時，可以說因爲他並不知道馬虎過去，但是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了，他親眼的看見他們是怎樣的在過着了，他得給他們一點犒賞才對。於是，他執低低的附着坐在他隔壁的主任耳旁，說了幾句什麼話，主任笑着接連點頭稱是，沒等活報演完，就離開座位，大踏步的跑上台去，大聲的宣佈着說：

「各位同志，總司令剛剛看見你們演的活報很感動，知道你們過去的生活實在過得太辛苦了，他現在要好好的慰勞你們一下，叫我對大家宣佈，凡是過去參加戰工隊的，每個人發慰勞金國幣十元！」

話還沒有說完，台下已經起了怒濤似的騷動了！掌聲，呼喊聲，像暴風雨

一樣的起了，到處在飛撲着。當暴風雨過去了，台上的幕也下了，青年人就三五五的來商量着這筆慰勞金該不該接受的問題。幕不久雖然又開了，但是它已不再能吸住大家的注意，紛紛的議論爭辯已代替了它，使這一千多個青年男女再也遵守不住他們的和平秩序了。經過了多次的爭論後，問題便解決了，因此當這個不受注意的節目過去，幕剛剛放下，就有了一個人代表了他們全體走上台去。他說：他代表了全體參加過戰工隊的同志們，來接受總司令這一筆榮譽的慰勞金，並向總司令及各位長官致謝。不過，全體的同志們也有一點小小的意見，那就是——

「……我們忝屬國民一份子，當整個國族正在遭受着災難的時候，自己多吃一點苦又算得什麼，這是應該的。在這半年來，政府對我們可以說已盡了它應盡的責任，總司令的一再幫助關懷，尤其使我們感奮。我們正在深悔過去沒有好好的對國家對民族提出什麼貢獻，現在却反要來受總司令的獎賞，實在是

慚愧。不過，既是總司令的一番好意，我們也只好接受下來。……」

青年代表站在台前，向大家掃了一眼，又往下說：

「不過，我們現在已奉令集訓了，一切給養都有政府來供給，待遇也比以前改善了，如果再加上這一筆慰勞金，實在是太奢侈了。況且，直到現在還在過着飢寒交迫苦日子的還有許多人，比如前線的士兵，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不知苦過多少倍。我們一面固不願辜負總司令一番好意，另一方面也沒有忘記仍舊在吃苦的前線十幾萬弟兄；因此我們的同志剛剛經過了一番討論，大家把意見交給我來宣佈，我們願意把這一萬多元獎金，移作前線士兵弟兄的慰勞金！

掌聲沒有等那青年代表把最後一字說出來，就像雷一樣的響激雲霄了！

當歡迎會宣佈結束，徐將軍和他的僚屬在走向總部途中，不由就感慨起來了，他說：「假使每一個人都能像這一羣青年一樣，我們運用愁不能打勝仗！」

他好像覺得自己也已經年輕許多了。

訓練工作不久就開始了，但是我却沒等開班就離開那山城，因為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所以我就不得不暫時的離開那崗位。我雖然是離開了，但是留在那裏的許多舊同事，還是經常和我保持着通訊關係的，他們常常來信告訴我，關於他們的生活情形，工作情形。最使人感奮的，還是他們告訴我：他們現在已開始獲得上層的允許，在我們曾經做過半年工作的一些地方，進行民衆的武裝工作了。他們把這工作當做實習，當做訓練中的業務演習。在另一個報上，我還看見一個新聞記者記述着他們空室空野演習的成績。我在感奮中渡過了半年，我是多麼的懷念和關心着我們這一批苦幹的朋友啊！

但是，突然有一件事情發生了，那就是敵人突然從他們的根據地曠州，沿鐵路線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攻勢，想和漢口南下的敵人配合，威脅這鐵路線中間的一個重要據點。這一枝曾有過光榮，也有過恥辱戰績的軍隊，在整飭中遇

着空前的試驗了。這一次戰役將決定了它的一切，要嗎恢復了自己過去的地位和光榮的傳統，要嗎從此無聲無息的在抗戰史上被抹去。有多少人在關心着這一次會戰，有多少人用顫慄的不安定的心情在注視着這一次的會戰啊！

會戰就在千千萬萬人期望中進行了，而且繼續了近二十天之久。當會戰一開始形勢似乎就和贛州大潰敗的情形差不多，軍事是失利的，大批部隊都只略為的抵抗了一下，就以絕望的姿勢崩潰下來。不過却很少人注意到他們的崩潰不是往後跑，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朝左右兩側，朝敵人的後方轉進。在幾個前綫據點被佔領之後，不久連總部的駐區也被攻陷了。因此頗有些反對派在那兒得意，他們說：「這一次×××集團軍全完了，天下就快是我們的了！」另一些一向關心着愛護着這一枝隊伍的人，也禁不住焦急地爲他們擔憂起來，因爲他們都相信，戰局是在朝無望中繼續進行下去，情形不久即可分曉了。但是徐將軍對於這一次會戰，却始終是冷靜樂觀的。他很少走出辦公廳，成天的

守住那一架軍用電話機和軍用地圖，和往常一樣他是沉着而又亢奮的，不過睡眼却很不足。他知道，這是一次相當冒險的賭博，關係着全軍命運的賭博，將來的成功和失敗，全賴這一次的決戰。不過他却有着非常自信，和從前從贛州潰退時完全兩樣的自信；從前他迷信着所爲廣東精神，以爲敵人一聽到這名辭就會被嚇着倒退的，會被毫不用力的擊退的。但是，現在他却不信那虛幻的東西，因爲他開始看見了他治下的十幾萬軍隊，已如何的和從前截然不同了，已看出了民衆也和從前大大不同了。這就寄托着他們那一次會戰勝利的基礎，也就是他爲什麼敢於有這樣自信的泉源。

果然，正當敵人的先頭部隊，快要抵達這條鐵路綫南北段銜接的大據點時，便突然呈着猶豫不決的姿勢，不久且發現了，在他們的前後左右儘是如山崩海倒的敵人軍馬，這些軍馬到底又是從那兒來的，他們却毫無所知，好像它們儘是神兵神馬從天上升臨下來一樣。於是，他們猶豫、動搖、而終於不得不崩

怯地回轉頭，且以一天兩百里的速度迅速的潰退下去了。爲敵人那迅速潰敗所鼓舞的我們軍隊，和武裝民衆，好像發了瘋似的從四方八面的出來追擊，有一個軍長，甚至於在得意之餘，親率了一個連的隊伍，沒有後援，沒有重武器配備，一直跟在敵人後面追擊到花縣，離贛州八十公里的地方去。

這一次的勝利，使全國振奮，使四千多萬人發狂，各種報紙都開了特別地位，來歌頌他們的戰功，賀電像雪片一樣的飛舞着，他們祝賀，稱讚他，報告他有若干慰勞團體正在出發途中，他們將帶給他以慰勞品，以榮譽。我們這一位曾被人罵過，攻擊過，提心吊膽過的徐將軍的威信，因之也大大的被提高了，他在南戰場的地位穩固了，正如在贛州失守前一樣。因爲這一次的大勝利，使反對派不得不暫時的讓步，沉默了，爲了表示他們並沒有什麼存心，并且就請這位軍事首長從山野地帶出來，移駐到從贛州失陷後，才被建立起來的新省會，共同來處理這四千萬民衆的事情。他又重新獲得這一個省的統治權了。

當我從桂林再度回轉北江的時候，正遇到他們從荒涼的山野地帶，遷到這個新省會來；有一個空前的祝捷大會，也同時的在舉行着。對於這一次祝捷，似乎事前曾經過政治部的周密佈置，它們不是屬於任何一種單純的祝捷，它們是帶有着嚴重的示威的意義的。它們一面要在全省四千多萬的民衆面前，檢閱自己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却想以這事實來警告那些反對派：「你們不要瞎了眼，×××集團軍是不可輕侮的！它有像銅壁一樣兀立不動的力量！」因此，就有近全數二分之一的青年政工隊員，武裝着被調進這個城市來。他們在前方已經和敵人直接的搏鬥過了，用自己的手。現在，又要用自己的嘴，舉行大規模的祝捷公演，向反對派，向信心不堅定的民衆，進行精神的搏鬥。跟在他們後面的，是由幾十輛軍用卡車組成的勝利品行列，牠們被擱置在公園的空地上陳列，任潮水似的民衆自由去參觀。這個原本就不怎樣大的，有小曠州之稱的

城市，就發覺無數活躍的新生的空氣圍繞着，歡笑着。……

我在一條像是已到了年節的街道上閒蕩，無意中碰到一羣曾經和我在一起工作過的青年政工隊員。他們還是那樣健康活潑，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同的改變。當他們知道我是特地從老遠的地方，趕來參加他們的祝捷大會時，就一致的歡呼了起來，表示他們無限的快慰。同時我數了數他們的人數後，又說：我這一次能夠碰見他們，實在太高興了，因此願意傾我隨身所有來慰勞大家，他們聽到了這一句話後，便又叫了起來，但是却一致的拒絕我作這個不必要的浪費，反而說：「你現在是客，我們是主，客人來了主人當然要盡點義務。」把我一把就拉進茶館里去。我們一邊坐着飲茶，吃點心，另一面就互相交換着別後的情形。

他們告訴了我很多從這一次大會戰中搜集得來的小故事，有時簡直是太熱

然了，競賽似的彼此爭着要先向我作報告，似怕來不及了會失去這一次機會，有一個小妹妹因為找不着說話的機會，她的說話的機會都被大同志搶先了，急得把眼淚也流了出來，我看着他們那樣熱烈震奮的情形，心中有無比的快慰，但是却安慰了他們說：「我儘有時間來聽你們的報告，且會儘可能的把它寫在我的作品裏，使它流傳着，變爲不朽的東西。你們慢慢的講罷，不要急，一個一個的說下去就是了。」於是，他們也就沉靜下去，很是溫馴的，有規矩的順着次序，一個一個的講了下去。

在這兒，我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把這批青年政工隊員們的故事，記得更完全呢？他們自己所做的，聽的，以至於看見的可歌可泣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多得我無法在這兒完全的告訴大家。我只能用這枝笨拙的筆告訴他們，這批青年人在受訓期間是很吃了點苦頭的，那是一種完全軍事化的訓練和教育，但是却從沒有發生過一件逃跑開小差的事情。同志們都最能忍耐，都很能發揮集團的紀

律精神；他們都能自發自動的互相監督教育着，看那個不努力學習，看那個偷懶落後，看那個要走入迷途，想入非非，他就要受大家的集體批判，不用官長，不用軍法，同志們就會集體的自動的來裁判你。

當他們在三個月受訓完畢之後，就出發去實習了一個短時期，實習過後便是下隊了。照編制是每一師都要有一個政工中隊，每一團有一小隊共十二個團員。在一天之中他們的工作是很忙碌的，要上操、上講堂、做個別談話、勞動服務、主持士兵小組會、編壁報、組織軍民聯歡會、動員組訓民衆。……

「多得很，忙死人了！」一個女同志這樣告訴我。「在士兵間問題又多，你一到那兒去，他們便什麼都要找到你身上來解決。」

工作的艱苦，並不能使他們畏縮，因為這一件事，在他們看來根本不能算是一回事。最傷腦筋的却是：

「少數帶兵的官長很難應付，連排長還不覺得怎樣，因為他們有一大半是

和我們一起受過訓的，是同學。最感麻煩的，却是那些營團長和團部的一些工作人員，他們無聊胡鬧，專找女同志搗鬼。在我們那一隊中間，就有一位女同志同時接到十四封匿名信，還有些就直截了當的告訴你：他已經愛上你了，要是你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會恐嚇着說他要殺死你，然後也自殺。對於這個問題要是處理得不得法，往往就會使我們的工作遭受很大的打擊。不過這也不是絕對難以克服的，只要連排長這一層關係搞好，他們也是搗不成蛋的。」

再其次，他們就和我談到關於這一次大會戰的情形了。其中有一個組個子，黨面的青年這樣告訴我：

「在這一次會戰中，我們一千多個同志，不是我誇口，實在是如此，可以說沒有一個是落在士兵同志後頭的。帶兵的對我們說：你們是書生，跑不得路，也沒有那胆子，還是留在團部罷。可是我們却回答他說：笑話，我們雖然都是從學生出身，但是輪到打起仗來，也不見得就比一個平常的士兵不如。沒有

辦法，於是他們也只好讓我們跟去了。在戰地，我們的工作是很忙碌的，戰前要作鼓勵士氣的工作，戰後要動員民衆醫傷救護。我們那一隊，曾有兩位女同志，因為要救護十二個傷兵，離了隊伍去發動民衆來抬。當她們帶着民衆來時，我們的隊伍已不知去向了。原來敵人動員了大隊兵力反攻，大家等不及這兩位同志回來，就先撤退了。當她們知道自己已經被敵人包圍了，却并不慌張，她們照樣的指揮着民衆，把傷兵抬上山去，得了他們的幫助，到第二天又從小路回來了。同時那十二個傷兵，也是好好的躺在担架上，沒有一個失落……

在他們這樣有聲有色的敘述中，我好像不只是聽見，同時還像是親眼看見一樣，看見他們一個個赤着足，在嚴寒的冬天，在山野地帶奔跑着；在他們面前有敵人，有熾盛的砲火，在他們後面有大批的民衆和士兵。他們那樣威武的射，不屈的震憾着山岳的呼號着，奔向砲火中去；走在最前面的因敵人砲火的射擊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了，走在後面的，却依然是勇敢的，一個接着一個向前奔

去，填補了那遺留下來的空位。……

我靜默着，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以至於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看來有點滑稽的朋友，在起勁的講着他們的英雄經歷，却一句也沒有聽進耳去，一直到了有一件滑稽事跡的敘述，把大家逗的哄然大笑了，我才被驚醒過來。

「通通講完了嗎？」我說，看着大眾的面孔。

「我們每一個人講過了。」

「那麼，」我說，一邊叫茶房拿了一瓶葡萄酒來。「讓我們為全體同志的強康乾一盃罷！」

當我重新在街上走着，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全條街都擠滿人，他們是要到中山公園去的。我知道，在那兒祝捷大會正在舉行着。爲着也想分担分担這四千萬人的快樂，我也什在人羣中，朝公園走去。

當我到達會場時，大會已經開始了。我老遠的朝台上看去，在明亮的燈光下只看見一個高大的軍人，正在興奮的講着話。他那講話的姿勢和講話的聲調，雖然因隔離太遠的關係，在我看來聽來有點模糊，但是只從他說話的幾個斷續尾音，我就認得他是徐將軍了。我離開了他，只有幾個月時光，但是在我這時的眼中看來，却覺得他已比從前更壯健更年青了。面上浮着那樣和藹，那樣叫人感奮的光彩，說着沉重而有力的話，這許多情形，在我和他們在一起的一年多中，還是第一次看見聽見的。每當他說完一句話時，在台下就有一陣瘋狂的掌聲，從羣衆中浮起來，飄蕩在會場寬曠的空際。

我因為到得遲，又是站在最後面，所以他講的話沒有聽完全，只聽見很短促的一小段話：

「……我們的抗戰是有勝利的把握和保障的，因此我們要信賴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八個字。我們的青年，我們的千千萬萬民衆是有用的，因此我們必須

信任青年和民衆……」

風在會場中間搖拽着，時時要遮斷他的話。我既然聽不完全，又不想看他們的表演節目，因此站了一會，也就離開那兒了。當我要過河，回到朋友家裏去時，月亮正從陰寬的雲中浮出來，我在橋上慢慢的走着，心中突然浮起了一種難以壓制的情感，而在我的面前却又搖拽着這一位善良將軍從去年到今年兩副不同的面孔。我抬頭看着天上的月亮，心中舒着氣，默然想道：「天邊還有無數的烏雲，今晚上該不會下雨了吧？」

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完稿於桂林。